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前漢書卷九十八  
九上

詳校官侍讀臣陳萬青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馮培

校對官中書臣汪日章

謄錄監生臣金三俊

欽定四庫全書

前漢書卷九十八

漢 蘭 臺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元后傳第六十八

孝元皇后王莽之姑也莽自謂黃帝之後其自本曰師古

曰述其本系黃帝姓姚氏八世生虞舜舜起媯汭以媯為姓

師古曰媯水名也曲水曰汭言因水為姓也汭音而錢反○蕭該音義曰媯汭字書曰媯舜姓也該案舜居媯

水因以至周武王封舜後妣滿於陳是為胡公十三世

為姓生完完字敬仲犇齊師古曰犇古奔字齊桓公以為卿姓田氏

十一世田和有齊國三世稱王○宋祁曰舊本三作二至王建為

秦所滅項羽起封建孫安為濟北王至漢興安失國齊

人謂之王家因以為氏文景間安孫遂字伯紀處東平

陵師古曰濟南之縣生賀字翁孺為武帝繡衣御史逐捕魏郡

羣盜堅盧等黨與及吏畏懦逗遛當坐者師古曰懦音乃喚反逗音

徒又音豆翁孺皆縱不誅它部御史暴勝之等奏殺二千石

誅千石以下

師古曰二千石者奏而殺之其千石以下則得專誅

及通行飲食坐

連及者大部至斬萬餘人語見酷吏傳翁孺以奉使不

稱免

師古曰不稱謂不副所委

嘆曰吾聞活千人有封子孫吾所活

者萬餘人後世其興乎翁孺既免而與東平陵終氏為

怨迺徙魏郡元城委粟里為三老魏郡人德之元城建

公曰

服虔曰元城人年老者也

昔春秋沙麓崩晉史卜之曰陰為陽

雄土火相乘

李奇曰此龜絲文也陰元后也陽漢也王氏舜後土也漢火也故曰土火相乘陰盛

而沙麓崩故有沙麓崩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興其齊

田乎

張晏曰陰數八八八六十四土數五故六百四十五歲也春秋僖十四年沙麓崩歲在乙亥至哀帝

元壽二年哀帝崩元后始攝政歲在庚申沙麓崩後六百四十五歲今王翁孺徙正直其

地師古曰直亦當○宋日月當之元城郭東有五鹿之

虛即沙鹿地也師古曰虛讀曰墟後八十年當有貴女興天下

云

翁孺生禁字稚君少學法律長安為廷尉史本始三年生女政君即元后也禁有大志不修廉隅好酒色多取傍妻凡有四女八男長女君俠次即元后政君次君力

次君弟長男鳳孝卿次曼元卿譚子元

○宋祁曰譚字上當有次字

崇少子商子夏立子叔根稚卿逢時季卿唯鳳崇與元

后政君同母母適妻魏郡李氏女也

師古曰適讀曰嫡

後以妬

去更嫁為河內苟賓妻初李親任政君在身

師古曰任懷任

夢

月入其懷及壯大婉順得婦人道嘗許嫁未行所許者

死後東平王聘政君為姬未入王薨禁獨怪之使卜數

者相政君

師古曰數計也若言今之祿命書也數音所具反

當大貴不可言禁

心以為然迺教書學鼓琴五鳳中獻政君年十八矣入

掖庭為家人子歲餘會皇太子所愛幸司馬良娣病且死謂太子曰妾死非天命迺諸娣妾良人更祝詛殺我

師古曰更音工衡反

太子憐之且以為然及司馬良娣死太子悲

恚發病忽忽不樂因以過怒諸娣妾莫得進見者久之

○宋祁曰越本無者字

宣帝聞太子恨過諸娣妾欲順適其意迺

令皇后擇後宮家人子可以虞侍太子者

師古曰此虞與娛同

君與在其中

師古曰與讀曰豫

及太子朝皇后迺見政君等五

人徵令旁長御問知太子所欲太子殊無意於五人者



不得已於皇后

師古曰恐不副皇后意故言不得已

彊應曰此中一人可

師古曰非其本心故曰彊

是時政君坐近太子又獨衣絳緣諸于

師古

曰諸于大掖衣即袪衣之類也

長御即以為是皇后使侍中杜輔掖庭

令濁賢交送政君太子宮

師古曰濁姓也交送謂侍中掖庭令雜為使

見丙

殿得御幸有身先是者太子後宮娣妾以十數御幸久

者七八年莫有子及王妃壹幸而有身甘露三年生成

帝於甲館畫堂為世適皇孫

師古曰適讀曰嫡

宣帝愛之自名

曰驚字太孫常置左右後三年宣帝崩太子即位是為

孝元帝立太孫為太子以母王妃為倓仔封父禁為陽平侯後三日倓仔立為皇后禁位特進禁弟宏至長樂

衛尉永光二年禁薨謚曰頃侯長子鳳嗣侯為衛尉侍

中皇后自有子後希復進見太子壯大寬博恭慎語在

成紀其後幸酒樂燕樂

師古曰幸酒好酒也樂宴樂好宴私之樂也解具在成紀

元

帝不以為能而傳昭儀有寵於上生定陶共王王多材

藝上甚愛之坐則側席行則同輦

師古曰側席謂附近御坐

常有意

欲廢太子而立共王時鳳在位與皇后太子同心憂懼

賴侍中史丹擁右太子

師古曰右音佑助也

語在丹傳上亦以皇

后素謹慎而太子先帝所常留意故得不廢元帝崩太子立是為孝成帝尊皇后為皇太后以鳳為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益封五千戶王氏之興自鳳始又封太后同母弟崇為安成侯食邑萬戶鳳庶弟譚等皆賜爵關內侯食邑其夏黃霧四塞終日師古曰塞滿也言四方皆滿天子以問諫大夫楊興博士駟勝等對皆以為陰盛侵陽之氣也高祖之約也非功臣不侯今太后諸弟皆以無功

為侯非高祖之約外戚未曾有也故天為見異言事者  
多以為然鳳於是懼上書辭謝曰陛下即位思慕諒闇  
師古曰商書云高宗諒闇諒信也闇  
默也言居父喪信默三年不言也故詔臣鳳典領尚

書事上無以明聖德下無以益政治今有弗星天地赤

黃之異

師古曰弗  
與亭同

咎在臣鳳當伏顯戮以謝天下今諒

闇已畢大義皆舉宜躬親萬機以承天心因乞骸骨辭  
職上報曰朕承先帝聖緒涉道未深不明事情是以陰  
陽錯繆日月無光赤黃之氣克塞天下咎在朕躬今大

將軍廼引過自予欲上尚書事歸大將軍印綬罷大司馬官是明朕之不德也朕委將軍以事誠欲庶幾有成顯先祖之功德將軍其專心固意輔朕之不逮毋有所疑後五年諸吏散騎安成侯崇薨謚曰共侯有遺腹子奉世嗣侯太后甚哀之明年河平二年上悉封舅譚為平阿侯商成都侯立紅陽侯根曲陽侯逢時高平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太后同產唯曼蚤卒

張晏曰同父則

為同產不必同母也上言唯鳳崇同母也餘畢侯矣太后母李親荀氏妻生

一男名參寡居頃侯禁在時太后令禁還李親

師古曰名還王

氏太后憐參欲以田蚡為比而封之

李奇曰田蚡與孝景王后同母異父

得封故也師古曰比例也音必寐反

上曰封田氏非正也以參為侍中水

衡都尉王氏子弟皆卿大夫侍中諸曹分據執官滿朝

廷大將軍鳳用事上遂謙讓無所顯

師古曰顯與專同凡事皆不自專也

左右常薦光祿大夫劉向少子敞通達有異材

○宋祁曰舊本

異字上有奇字考異無故削之今越本亦無

上召見敞誦讀詩賦甚說之

師古

曰說讀曰悅

欲以為中常侍召取衣冠臨當拜左右皆曰未

曉大將軍

師古曰  
曉猶白

上曰此小事何須關大將軍左右叩

頭爭之上於是語鳳鳳以為不可迺止其見憚如此上

即位數年無繼嗣體常不平

師古曰言  
多疾痰

定陶共王來朝

太后與上承先帝意遇共王甚厚賞賜十倍於它王不

以往事為纖介

師古曰往事謂先帝時欲以  
代太子也言無纖介之嫌怒

共王之來

朝也天子留不遣歸國上謂共王我未有子人命不諱

師古曰人命無常不可諱○宋祁曰  
注曰字下當有言字注末當有也字一朝有它且不復

相見

師古曰它  
謂晏駕也

爾長留侍我矣其後天子疾益有瘳共

王因留國邸旦夕侍上上甚親重大將軍鳳心不便共

王在京師會日蝕鳳因言日蝕陰盛之象為非常異定

陶王雖親於禮當奉藩在國今留侍京師詭正非常師古

曰詭違也故天見戒宜遣王之國上不得已於鳳而許之師古

曰言迫於鳳不得止共王辭去上與相對涕泣而決京兆尹王章

素剛直敢言以為鳳建遣共王之國非是師古曰建立其議也迺

奏封事言日蝕之咎矣天子召見章延問以事章對曰

天道聰明佑善而災惡以瑞異為符效今陛下以未有



繼嗣引近定陶王

師古曰近音巨斬反

所以承宗廟重社稷上順

天心下安百姓此正義善事當有祥瑞何故致災異災

異之發為大臣顓政者也今聞大將軍猥歸日蝕之咎

於定陶王

師古曰猥猶曲也

建遣之國苟欲使天子孤立於上

顓擅朝事以便其私非忠臣也且日蝕陰侵陽臣顓君

之咎今政事大小皆自鳳出天子曾不壹舉手鳳不內

省責

○宋祁曰省字上當有自字

反歸咎善人推遠定陶王

師古曰遠音于

萬且鳳誣罔不忠非一事也前丞相樂昌侯商

師古曰王商也

本以先帝外屬內行篤有威重位歷將相國家柱石臣

也其人守正不肯詘節隨鳳委曲卒用閨門之事為鳳

所罷身以憂死衆庶愍之又鳳知其小婦弟張美人已

嘗適人師古曰小婦妾也弟謂女弟即妹也於禮不宜配御至尊託以為

宜子內之後宮苟以私其妻弟聞張美人未嘗任身就

館也師古曰是則不為宜子明鳳所言非實且羌胡尚殺首子以盪腸正

世師古曰盪洗滌也言婦初來所生子或它姓○宋祁曰腸當作腹况於天子而近已

出之女也此三者皆大事陛下所自見足以知其餘及

它所不見者

師古曰以所見者譬之則不見者可知

鳳不可令久典事宜

退使就第選忠賢以代之自鳳之白罷商後遣定陶王

也上不能平及聞章言天子感寤納之謂章曰微京兆

尹直言吾不聞社稷計

師古曰微無也

且唯賢知賢君試為朕

求可以自輔者於是章奏封事薦中山孝王舅琅邪太

守馮野王先帝時歷二卿忠信質直知謀有餘野王以

王舅出以賢復入明聖主樂進賢也上自為太子時數

聞野王先帝名卿聲譽出鳳遠甚方倚欲以代鳳初章

每名見上輒辟左右

師古曰辟讀曰關

時太后從弟長樂衛尉

弘子侍中音

師古曰弘者太后之叔父也音則從父弟

獨側聽具知章言以

語鳳鳳聞之稱病出就第上疏乞骸骨謝上曰臣材駑

愚戇得以外屬兄弟七人封為列侯宗族蒙恩賞賜無

量輔政出入七年國家委任臣鳳所言輒聽薦士常用

無一功善陰陽不調災異數見咎在臣鳳奉職無狀此

臣一當退也五經傳記師所誦說咸以日蝕之咎在於

大臣非其人易曰折其右肱

師古曰豐卦九三爻辭也肱臂也

此臣二

當退也河平以來臣久病連年數出在外曠職素餐此

臣三當退也

師古曰空廢職任徒受祿秩也

陛下以皇太后故不忍誅

廢臣猶自知當遠流放又重自念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

兄弟宗族

所蒙不測當殺身靡骨死輦轂下

師古曰靡碎也音武皮反

不當以

無益之故有離寢門之心誠歲餘以來所苦加侵

師古曰誠

實也日月益甚

○宋祁曰越本月作日

不勝大願願乞骸骨歸自治

養真賴陛下神靈未埋髮齒暮月之間幸得瘳愈復望  
帷幄不然必寘溝壑臣以非材見私天下知臣受恩深

也以病得全骸骨歸天下知臣被恩見哀重魏魏也

古師

曰魏魏高貌重音直用反

進退於國為厚萬無纖介之議

師古曰論者不云疏

斥外戚也

唯陛下哀憐其辭指甚哀太后聞之為垂涕不御

食上少而親倚鳳弗忍廢廼報鳳曰朕秉事不明政事

多闕故天變婁臻咸在朕躬

師古曰婁古屢字

將軍廼深引過

自予欲乞骸骨而退則朕將何嚮焉書不云乎公母困

我

師古曰周書洛誥載成王告周公辭也言公必須留京師母得遠去而令我困

務專精神安

心自持期於亟瘳稱朕意焉

師古曰亟急瘳差也

於是鳳起視事

上使尚書劾奏章知野王前以王舅出補史而私薦之  
欲令在朝阿附諸侯又知張美人體御至尊而妄稱引  
羌胡殺子蕩腸非所宜言遂下章吏廷尉致其大逆罪  
以為比上夷狄欲絕繼嗣之端背畔天子私為定陶王  
章死獄中妻子徙合浦自是公卿見鳳側目而視郡國  
守相刺史皆出其門師古曰言為其家  
寮屬者皆得大官又以侍中太僕  
音為御史大夫列於三公而五侯羣弟爭為奢侈賂遺  
珍寶四面而至後庭姬妾各數十人僮奴以千百數羅

鐘磬舞鄭女作倡優狗馬馳逐大治第室起土山漸臺

洞門高廊閣道連屬彌望

師古曰彌竟也言望之極目也屬音之欲反

百姓

歌之曰五侯初起曲陽最怒

○宋祁曰怒音暖五反上聲

壞決高都

連竟外杜

服虔曰壞決高都水入長安高都水在長安西也孟康曰杜鄠二縣之間田畝一金言其

境自長安至杜陵也李奇曰長安有高都水外杜里既壞決高都作殿復衍及杜里師古曰成都侯商自擅穿帝城引水耳曲陽無此事又雖大作第宅不得從長安至杜陵也李說為是

土山漸臺西白

虎

師古曰皆放效天子之制也○宋祁曰浙本西字下有象字

其奢侈如此然皆通

敏人事好士養賢傾財施予以相高尚鳳輔政凡十一



歲陽朔三年秋鳳病天子數自臨問親執其手涕泣曰

將軍病如有不可言平阿侯譚次將軍矣

師古曰不可言謂死也不

欲斥言之鳳頓首泣曰譚等雖與臣至親行皆奢僭無以率

導百姓不如御史大夫音謹敕

師古曰敕整也

臣敢以死保之

及鳳且死上疏謝上復固薦音自代言譚等五人必不

可用天子然之初譚倨不肯事鳳

師古曰倨慢也音據

而音敬鳳

卑恭如子故薦之鳳薨天子臨弔贈寵送以輕車介士

軍陳自長安至渭陵謚曰敬成侯子襄嗣侯為衛尉御

史大夫音竟代鳳為大司馬車騎將軍而平阿侯譚位  
特進領城門兵谷永說譚令讓不受城門職由是與音  
不平語在永傳音既以從舅越親用事小心親職歲餘  
上下詔曰車騎將軍音宿衛忠正勤勞國家前為御史  
大夫以外親宜典兵馬入為將軍不獲宰相之封朕甚  
憚焉其封音為安陽侯食邑與五侯等俱三千戶初成  
都侯商嘗病欲避暑從上借明光宮師古曰黃圖云明  
光宮在城內近桂  
也宮後又穿長安城引內澧水注第中大陂以行船立羽

蓋張周帷輯濯越歌

師古曰輯與濯同濯與權同皆所以行船也今執輯權人為越歌也

輯謂權之短者也今吳越之人呼為橈音饒越歌為越之歌

上幸商第見穿城引水

意恨內銜之未言後微行出過曲陽侯第又見園中土

山漸臺似類白虎殿

師古曰黃圖云在未央宮

於是上怒以讓車騎

將軍音商根兄弟欲自黥劓謝太后上聞之大怒迺使

尚書責問司隸校尉京兆尹知成都侯商擅穿帝城決

引澧水曲陽侯根驕奢僭上赤墀青瑣

孟康曰以青畫戶邊鏤中天子

制也如淳曰門楣格再重如人衣領再重裏者青名曰青瑣天子門制也師古曰孟說是青瑣者刻為連瑣文

而以青塗之也紅陽侯立父子臧匿姦猾亡命賓客為羣盜司

隸京兆皆阿縱不舉奏正法二人頓首省戶下又賜車

騎將軍音策書曰外家何甘樂禍敗

師古曰言此罪過並身自為之而

欲自黥劓相戮辱於太后前傷慈母之心以危亂國外

家宗族彊上一身寢弱日久

師古曰寢漸也

今將一施之

師古曰行

刑君其名諸侯令待府舍

師古曰今總集音之府舍待詔命

是日詔尚

書奏文帝時誅將軍薄昭故事車騎將軍音籍稟請罪

師古曰自坐稟上言就刑戮也

商立根皆負斧質謝上不忍誅然後得

已久之平阿侯譚薨謚曰安侯子仁嗣侯太后憐弟曼  
蚤死獨不封曼寡婦渠供養東宮子莽幼孤不及等比

師古曰比音必寐反○  
宋祁曰婦舊本作娣常以為語平阿侯譚成都侯商

及在位多稱莽者久之上復下詔追封曼為新都哀侯  
而子莽嗣爵為新都侯後又封太后姊子淳于長為定  
陵侯王氏親屬侯者十人上悔廢平阿侯譚不輔政  
而薨也廼復進成都侯商以特進領城門兵置幕府得  
舉吏如將軍杜鄴說車騎將軍音令親附商語在鄴傳

王氏爵位日盛唯音為修整數諫正有忠節輔政八年  
薨弔贈如大將軍謚曰敬侯子舜嗣侯為太僕侍中特  
進成都侯商代音為大司馬衛將軍而紅陽侯立位特  
進領城門兵商輔政四歲病乞骸骨天子閔之更以為  
大將軍益封二千戶賜錢百萬商薨弔贈如大將軍故  
事謚曰景成侯子況嗣侯紅陽侯立次當輔政有罪過  
語在孫寶傳上廼廢立而用光祿勳曲陽侯根為大司  
馬票騎將軍歲餘益封千七百戶高平侯逢時無材能

名稱是歲薨謚曰戴侯子買之嗣侯綏和元年上即位  
二十餘年無繼嗣而定陶共王已薨子嗣立為王王祖  
母定陶傅太后重賂遺票騎將軍根為王求漢嗣根為  
言上亦欲立之遂徵定陶王為太子時根輔政五歲矣  
乞骸骨上迺益封根五千戶賜安車駟馬黃金五百斤  
罷就第先是定陵侯淳于長以外屬能謀議為衛尉侍  
中在輔政之次是歲新都侯莽告長伏罪與紅陽侯立  
相連師古曰伏罪謂舊罪陰伏未發者也長下獄死立就國語在長傳故

曲陽侯根薦莽以自代上亦以為莽有忠節遂擢莽從  
侍中騎都尉光祿大夫為大司馬歲餘成帝崩哀帝即  
位太后詔莽就第避帝外家哀帝初優莽不聽莽上書  
固乞骸骨而退上廼下詔曰曲陽侯根前在位建社稷  
策侍中太僕安陽侯舜往時護太子家導朕忠誠專壹  
有舊恩新都侯莽憂勞國家執義堅固庶幾與為治太  
皇太后○宋祁曰越本無太皇字詔休就第朕甚閔焉其益封根二  
千戶舜五百戶莽三百五十戶以莽為特進朝朔望又



還紅陽侯立京師哀帝少而聞知王氏驕盛心不能善

以初立故優之後月餘司隸校尉解光奏曲陽侯根宗

重身尊三世據權五將秉政天下輻湊自效師古曰效

欵誠○宋祁曰浙本注文獻並作致根行貪邪臧累鉅萬縱橫恣意師古曰橫

音胡反大治室第第中起土山立兩市殿上赤墀戶青瑣

遊觀射獵使奴從者被甲持弓弩陳為步兵止宿離宮

水衡共張師古曰共音居用反張音竹亮反發民治道百姓苦其役內

懷姦邪欲筦朝政師古曰筦與管同推親近吏主簿張業以為

尚書敕上壅下內塞王路外交藩臣驕奢僭上壞亂制

度案根骨肉至親社稷大臣

師古曰至親謂於成帝為舅

先帝棄天

下根不悲哀思慕山陵未成公聘取故掖庭女樂五官

殷嚴王飛君等

如淳曰五官官名也外戚傳曰五官視三百石

置酒歌舞捐忘

先帝厚恩背臣子義及根兄子成都侯况幸得以外親

繼父為列侯侍中不思報厚恩亦聘取故掖庭貴人以

為妻皆無人臣禮大不敬不道於是天子曰先帝遇根

况父子至厚也今廼背忘恩義以根嘗建社稷之策

師古

曰謂立哀帝為嗣也遣就國免況為庶人歸故郡根及況父商所

薦舉為官者皆罷後二歲傅太后帝母丁姬皆稱尊號

有司奏新都侯莽前為大司馬貶抑尊號之議虧損孝

道及平阿侯仁臧匿趙昭儀親屬皆就國天下多寃王

氏諫大夫楊宣上封事言孝成皇帝深惟宗廟之重稱

述陛下至德以承天序聖策深遠恩德至厚惟念先帝

之意豈不欲以陛下自代奉承東宮哉師古曰言太皇

太后春秋七十數更憂傷師古曰更經也音工衛反敕令親屬引領

以避丁傅

師古曰引領自引首領而退也

行道之人為之隕涕况於陛

下時登高遠望獨不慙於延陵乎哀帝深感其言復封

商中子邑為成都侯元壽元年日蝕賢良對策多訟新

都侯莽者上於是徵莽及平阿侯仁還京師侍太后曲

陽侯根薨國除明年哀帝崩無子太皇太后以莽為大

司馬與共徵立中山王奉哀帝後是為平帝帝九歲常

年被疾太后臨朝委政於莽莽顯威福紅陽侯立莽諸

父平阿侯仁素剛直莽內憚之令大臣以罪過奏遣立

仁就國莽曰誑耀太后言輔政致太平羣臣奏請尊莽  
為安漢公後遂遣使者迫守立仁令自殺賜立謚曰荒  
侯子柱嗣仁謚曰刺侯子術嗣是歲元始三年也明年

莽風羣臣奏立莽女為皇后

師古曰風讀曰諷

又奏尊莽為宰

衡莽母及兩子皆封為列侯語在莽傳莽既外壹羣臣  
令稱已功德又內媚事旁側長御以下賂遺以千萬數  
白尊太后姊妹君俠為廣恩君君力為廣惠君君弟為  
廣施君皆食湯沐邑日夜共譽莽莽又知太后婦人厭

居深宮中莽欲虞樂以市其權

張晏曰以遊觀之樂易其權若市買之易物者

也師古曰虞與娛同

迺令太后四時車駕巡狩四郊

師古曰邑外謂之郊近二

十里也○宋祁曰近字下當有郊字劉奉世曰言郊不必二十里也鄆槐里焉得云近

存見孤寡

貞婦春幸繭館

師古曰漢宮閣疏云上林苑有繭觀蓋蠶繭之所也

率皇后列侯

夫人桑遵霸水而被除

師古曰桑採桑也遵循也謂緣水邊

夏遊籓宿鄆

杜之間

師古曰籓宿苑在長安城南今之御宿川是也○宋祁曰籓一本作御

秋歷東館

望昆明集黃山宮冬饗飲飛羽

師古曰黃山宮在槐里飛羽殿在未央宮中羽

字或作雨

校獵上蘭

師古曰上蘭觀名也在上林中

登長平館

師古曰在長平坂也臨

涇水而覽焉太后所至屬縣輒施恩惠賜民錢帛牛酒

歲以為常太后從容言曰

師古曰從音千容反

我始入太子家時

見於丙殿至今五六十歲尚頗識之

師古曰識也音式志反

莽因

曰太子宮幸近可壹往遊觀不足以為勞於是太后幸

太子宮甚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太后旁弄兒病在外舍

服虔曰言婢侍

史生兒取以作弄兒也

莽自親候之其欲得太后意如此平帝崩

無子莽徵宣帝元孫選最少者廣戚侯子劉嬰年二歲

託以卜相為最吉迺風公卿奏請立嬰為孺子

師古曰風讀曰

諷令宰衡安漢公莽踐阼居攝如周公傅成王故事太

后不以為可力不能禁於是莽遂為攝皇帝改元稱制

焉俄而宗室安眾侯劉崇及東郡太守翟義等惡之更

舉兵欲誅莽

師古曰更音工衡反

太后聞之曰人心不相遠也

師古

曰言所見者同

我雖婦人亦知莽必以是自危不可其後莽遂

以符命自立為真皇帝先奉諸符瑞以白太后太后大

驚初漢高祖入咸陽至霸上秦王子嬰降於軹道奉上

始皇璽及高祖誅項藉即天子位因御服其璽世世傳



受號曰漢傳國璽以孺子未立

○宋祁曰別本作未即立或作未即位

璽

臧長樂宮及莽即位請璽太后不肯授莽莽使安陽侯

舜諭指舜素謹敕太后雅愛信之舜既見太后知其為

莽求璽怒罵之曰而屬父子宗族蒙漢家力富貴累世

師古曰而汝也既無以報受人孤寄乘便利時奪取其國

師古曰孤

寄言以孤不復顧恩義人如此者狗豬不食其餘

師古曰言

惡天下豈有而兄弟邪且若自以金匱符命為新皇帝

師古曰若亦汝變更正朔服制亦當自更作璽傳之萬世何用

此亡國不祥璽為而欲求之我漢家老寡婦旦暮且死  
欲與此璽俱葬終不可得太后因涕泣而言旁側長御  
以下皆垂涕舜亦悲不能自止良久迺仰謂太后臣等  
已無可言者師古曰言不可諫止莽必欲得傳國璽太后寧能終

不與邪太后聞舜語切恐莽欲脅之迺出漢傳國璽投  
之地以授舜曰我老已死知而兄弟今滅族也○宋祁曰知而

越本知作如考異更作如舜既得傳國璽奏之莽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迺

為太后置酒未央宮漸臺大縱衆樂莽又欲改太后漢

家舊號易其璽綬恐不見聽而莽疎屬王諫欲諂莽上

書言皇天廢去漢而命立新室太皇太后不宜稱尊號

當隨漢廢以奉天命莽迺車駕至東宮親以其書白太

后太后曰此言是也師古曰志懟之辭也莽因曰此諄德之臣也

師古曰諄乖也音布內反罪當誅於是冠軍張永獻符命銅璧文言

太皇太后當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服虔曰銅璧如璧形以銅為之也○

劉奉世曰當云新室文母皇太后莽迺下詔曰予視羣公咸曰休哉師古

曰視讀曰示休美也其文字非刻非畫厥性自然予伏念皇天命

予為子更命太皇太后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協于新

室

○宋祁曰熙寧監本作協于新淳化本作新室

故交代之際信于漢氏哀帝

之代世傳行詔籌為西王母共具之祥

師古曰共音居用反

當為

歷代為母昭然著明予祇畏天命敢不欽承謹以令月

吉日親率羣公諸侯卿士奉上皇太后璽綬以當順天

心光于四海焉

師古曰此綬謂璽之組也

太后聽許莽於是鸞殺王

諫而封張永為貢符子初莽為安漢公時又諂太后奏

尊元帝廟為高宗太后晏駕後當以禮配食云及莽改

號太后為新室文母絕之於漢不令得體元帝墮壞孝

元廟

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

更為文母太后起廟獨置孝元廟故

殿以為文母簋食堂

孟康曰簋音撰晉灼曰簋具也

既成名曰長壽宮

以太后在故未謂之廟莽以太后好出遊觀迺車駕置酒長壽宮請太后既至見孝元廟廢徹塗地太后驚泣

曰此漢家宗廟皆有神靈與何治而壞之

師古曰與音預言此何罪

於汝無所干預何為毀壞之

且使鬼神無知又何用廟為如今有知

我迺人之妃妾豈宜辱帝之堂以陳饋食哉私謂左右

曰此人嫚神多矣能久得祐乎飲酒不樂而罷自莽篡

位後知太后怨恨求所以媚太后無不為然愈不說

師古

曰說讀曰悅

莽更漢家黑貂著黃貂

孟康曰侍中所著貂也莽更漢制也師古曰更

亦改又改漢正朔伏臘日太后令其官屬黑貂至漢家正

臘日獨與其左右相對飲酒食太后年八十四建國五

年二月癸丑崩三月乙酉合葬渭陵莽詔大夫楊雄作

誄曰太陰之精沙麓之靈作合於漢配元生成著其協

於元城沙麓太陰精者謂夢月也太後崩後十年漢兵

誅莽初紅陽侯立就國南陽與諸劉結恩立少子丹為

中山太守世祖初起丹降為將軍戰死上閔之封丹子

泓為武桓侯至今

師古曰泓音於宏反

司徒掾班彪曰三代以來

○宋祁曰三代字上當有自字

春秋所記王

公國君與其失世稀不以女寵漢興后妃之家呂霍上

官幾危國者數矣

師古曰幾音巨依反數音所角反

及王莽之興由孝

元后歷漢四世為天下母饗國六十餘載羣弟世權更

持國柄

師古曰更音工衡反

五將十侯卒成新都位號已移於天

下而元后卷卷猶握一璽

師古曰卷音其圓反解在劉向傳

不欲以授

莽婦人之仁悲夫

前漢書卷九十八



前漢書卷九十八考證

孝元皇后傳生成帝於甲館畫堂○甲館成帝紀作甲

觀

二人頓首省戶下○顧炎武曰省戶即禁門也蔡邕獨  
斷曰禁中者門戶有禁非侍御者不得入故曰禁中  
孝元皇后父陽平侯名禁當時避之故曰省中

前漢書卷九十八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前漢書卷九十九上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王莽傳第六十九上

王莽字巨君孝元皇后之弟子也元后父及兄弟皆以元成世封侯居位輔政家凡九侯五大司馬語在元后

傳師古曰外戚傳言十侯此云九者以鳳本嗣禁為侯唯莽父曼蚤死不侯師古曰蚤

古早莽羣兄弟皆將軍五侯子乘時侈靡師古曰乘因也因貴盛之

時以輿馬聲色佚遊相高師古曰佚字與逸同莽獨孤貧因折節

為恭儉受禮經師事沛郡陳參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

師古曰被音皮義反事母及寡嫂養孤兄子行甚教備師古曰教整也又

外交英俊內事諸父曲有禮意陽朔中世父大將軍鳳

病師古曰謂伯父也以莽侍疾親嘗藥亂首垢面不解

衣帶連月鳳且死以託太后及帝拜為黃門郎遷射聲

校尉久之叔父成都侯商上書願分戶邑以封莽及長

樂少府戴崇侍中金涉胡騎校尉箕閔上谷都尉陽並

中郎陳湯皆當世名士咸為莽言上由是賢莽永始元

年封莽為新都侯國南陽新野之都鄉千五百戶遷騎

都尉光祿大夫侍中宿衛謹敕爵位益尊節操愈謙散

輿馬衣裘振施賓客師古曰家無所餘收贍名士交結

將相卿大夫甚衆故在位更推薦之師古曰更音工衛反游者為

之談說虛譽隆洽傾其諸父矣敢為激發之行處之不

慙慙師古曰激急動也慙愧也激音工歷反慙音女六反莽兄永為諸曹蚤死有

子光莽使學博士門下莽休沐出振車騎

師古曰振整也一曰振張

起也奉羊酒勞遺其師恩施下竟同學

師古曰竟周徧也

諸生縱

觀長老歎息光年小於莽子宇莽使同日內婦賓客滿

堂須臾一人言太夫人苦甚痛當飲某藥比客罷者數

起焉

師古曰比音必寐反數音所角反

嘗私買侍婢昆弟或頗聞知莽

因曰後將軍朱子元無子

師古曰謂朱博

莽聞此兒種宜子

師古

曰此兒謂所買婢也

為買之即日以婢奉子元其匿情求名如此

是時太后姊子淳于長以材能為九卿先進在莽右

師古

曰名位居其右在前也

莽陰求其罪過因大司馬曲陽侯根白之

長伏誅莽以獲忠直語在長傳根因乞骸骨薦莽自代

上遂擢為大司馬是歲綏和元年也年三十八矣莽既

拔出同列繼四父而輔政

師古曰鳳商音根四人皆為大司馬而莽之諸父也

欲

令名譽過前人遂克己不倦聘諸賢良

○宋祁曰聘以諸當作聘請以

為掾史賞賜邑錢悉以享士愈為儉約母病公卿列侯

遣夫人問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見之者以為

僮使問知其夫人皆驚輔政歲餘成帝崩哀帝即位尊

皇太后為太皇太后太后詔莽就第避帝外家莽上疏乞骸骨哀帝遣尚書令詔莽曰先帝委政於君而棄羣

臣朕得奉宗廟誠嘉與君同心合意今君移病求退

師古

曰移書言病也一曰以病而移居也

以著朕之不能奉順先帝之意

師古曰著

明也朕甚悲傷焉已詔尚書待君奏事又遣丞相孔光大

司空何武左將軍師丹衛尉傅喜白太后曰皇帝聞太后詔甚悲大司馬即不起皇帝即不敢聽政太后復令莽視事時哀帝祖母定陶傅太后母丁姬在高昌侯董



宏上書言春秋之義母以子貴丁姬宜上尊號莽與師  
丹共劾宏誤朝不道語在丹傳後日未央宮置酒內者

令為傅太后張幄坐於太皇太后坐旁

師古曰坐並音材卧反

莽

案行責內者令曰定陶太后藩妾何以得與至尊並徹

去更設坐傅太后聞之大怒不肯會重怨恚莽

師古曰會謂至

置酒所也重音直用反

莽復乞骸骨哀帝賜莽黃金五百斤安車

駟馬罷就第公卿大夫多稱之者上乃加恩寵置使家

中黃門

蘇林曰使黃門在其家中為使令

十日一賜餐下詔曰新都侯

莽憂勞國家執義堅固朕庶幾與為治太皇太后詔莽

就第朕甚閔焉其以黃郵聚戶三百五十益封莽

服虔曰黃

郵在南陽棘陽縣○宋祁曰郵說文曰郵境上行書舍也倉頡篇曰郵過書之官也廣雅曰驛也益封莽別本

越本無

位特進給事中朝朔望見禮如三公

師古曰見天子之禮

也見音

胡電反車駕乘綠車從

師古曰綠車皇孫之車天子出行令莽乘之以從所以寵也

後二歲傅太后丁姬皆稱尊號丞相朱博奏莽前不廣

尊尊之義抑貶尊號虧損孝道當伏顯戮幸蒙赦令不

宜有爵土請免為庶人上曰以莽與太皇太后有屬勿

免遣就國莽杜門自守其中子獲殺奴

師古曰獲者莽子之名也今書

本有作護字者流俗所改耳

莽切責獲令自殺在國三歲吏上書寃

訟莽者以百數

師古曰言其合管朝政不當就國也○宋祁曰史字下當有民字

元壽

元年日食賢良周護宋崇等對策深訟莽功德上於是

徵莽始莽就國南陽太守以莽貴重選門下掾宛孔休

守新都相

師古曰姓孔名休宛縣人

休謁見莽莽盡禮自納休亦聞

其名與相答後莽疾休候之莽緣恩意進其玉具寶劍

欲以為好

師古曰結歡好也音呼到反

休不肯受莽因曰誠見君面

有癥

師古曰癥也痕音下恩反

美王可以滅癥欲獻其瑑耳

○宋祁曰

耳字

當刪即解其瑑

服虔曰瑑音衛蘇林曰劒鼻也師古曰瑑字本作瑑從玉混聲後轉寫者訛也

瑑自雕瑑字

耳音篆也

休復辭讓莽曰君媿其賈邪

師古曰賈讀曰價言其所

有價

值也遂椎碎之

師古曰椎音直追反其字從木

自裹以進休休乃受及

莽徵去欲見休休稱疾不見莽還京師歲餘哀帝崩無

子而傅太后丁太后皆先薨太皇太后即日駕之未央

宮收取璽綬遣使者馳召莽詔尚書諸發兵符節百官

奏事中黃門期門兵皆屬莽莽白大司馬高安侯董賢

年少不合衆心收印綬賢即日自殺太后詔公卿舉可

大司馬者大司徒孔光大司空彭宣舉莽前將軍何武

後將軍公孫祿互相舉太后拜莽為大司馬與議立嗣

安陽侯王舜莽之從弟其人脩飭

師古曰飭讀與救同救整也

太后

所信愛也莽白以舜為車騎將軍使迎中山王奉成帝

後是為孝平皇帝帝年九歲太后臨朝稱制委政於莽

莽白趙氏前害皇子傅氏驕僭遂廢孝成趙皇后孝哀

傅皇后皆令自殺語在外戚傳莽以大司徒孔光名儒

相三主太后所敬天下信之於是盛尊事光引光女婿

甄邯為侍中奉車都尉諸哀帝外戚及大臣居位素所

不說者

師古曰說讀曰悅

莽皆傳致其罪

師古曰傳讀曰附附益而引致之令入罪

為請奏令邯持與光光素畏慎不敢不上之莽白太后

輒可其奏於是前將軍何武後將軍公孫祿坐互相舉

免丁傅及董賢親屬皆免官爵徙遠方紅陽侯立太后

親弟雖不居位莽以諸父內敬憚之畏立從容言太后

令已不得肆意乃復令光奏立舊惡前知定陵侯淳于

長犯大逆罪多受其賂為言誤朝

師古曰妄稱譽之誤感朝廷也

後白

以官婢楊寄私子為皇子衆言曰呂氏少帝復出紛紛

為天下所疑難以示來世成襁褓之功請遣立就國太

后不聽莽曰今漢家衰比世無嗣

師古曰比頻也

太后獨代幼

主統政誠可畏懼力用公正先天下尚恐不從

師古曰力勉力

今以私恩逆大臣議如此羣下傾邪亂從此起宜可且

遣就國安後復徵召之

師古曰安猶徐也

太后不得已遣立就

國莽之所以脅持上下皆此類也於是附順者拔擢忤

恨者誅滅王舜王邑為腹心甄豐甄邯主擊斷平晏領

機事劉歆典文章孫建為爪牙豐子尋歆子荼

師古曰荼或作

搽字音扶云反

涿郡崔發南陽陳崇皆以材能幸於莽莽色厲

而言之

師古曰外示凜厲之色而假為方直之言○宋祁曰而言之當作而言方

欲有所為

微見風采

師古曰見音胡雷反

黨與承其指意而顯奏之莽稽首

涕泣固推讓馬上以惑太后下用示信於衆庶始風益

州今塞外蠻夷獻白雉

師古曰風讀曰諷下皆類此

元始元年正月

莽白太后下詔以白雉薦宗廟羣臣因奏言太后委任



大司馬莽定策安宗廟故大司馬霍光有安宗廟之功

益封三萬戶疇其爵邑比蕭相國莽宜如光故事太后

問公卿曰

○宋祁曰問字上當有召字

誠以大司馬有大功當著之

邪

師古曰著明也

將以骨肉故欲異之也於是羣臣乃盛陳莽

功德致周成白雉之瑞千載同符聖王之法臣有大功

則生有美號故周公及身在而託號於周莽有定國安

漢家之大功宜賜號曰安漢公益戶疇爵邑上應古制

下準行事

○劉敞曰行事即已行之事

以順天心太后詔尚書具其

事莽上書言臣與孔光王舜甄豐甄邯共定策今願獨  
條光等功賞寢置臣莽勿隨輩列甄邯白太后下詔曰

無偏無黨王道蕩蕩

師古曰尚書洪範之言也蕩蕩廣平之貌也故引之

屬有親

者義不得阿君有安宗廟之功不可以骨肉故蔽隱不

揚君其勿辭莽復上書讓太后詔謁者引莽待殿東廂

莽稱疾不肯入太后使尚書令恂詔之曰君以選故而

辭以疾

師古曰選善也國家欲褒其善加號疇邑乃以疾辭

君任重不可闕以時

亟起

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

莽遂固辭太后復使長信太僕閎承

制召莽莽固稱疾左右白太后宜勿奪莽意但條孔光

等莽乃肯起太后下詔曰太傅博山侯光宿衛四世世

為傅相忠孝仁篤行義顯著建議定策益封萬戶以光

為太師與四輔之政

師古曰與讀曰豫

車騎將軍安陽侯舜積

累仁孝使迎中山王折衝萬里功德茂著益封萬戶以

舜為太保左將軍光祿勳豐宿衛三世忠信仁篤

師古曰篤

厚也使迎中山王輔導共養以安宗廟

師古曰共音居用反養音弋亮反

封豐為廣陽侯食邑五千戶以豐為少傅皆授四輔之

職疇其爵邑各賜第一區侍中奉車都尉邯宿衛勤勞  
建議定策封邯為承陽侯食邑二千四百戶

師古曰四承音蒸

人既受賞莽尚未起羣臣復上言莽雖克讓朝所宜章  
以時加賞明重元功無使百僚元元失望太后乃下詔

曰大司馬新都侯莽三世為三公典周公之職建萬世  
策功德為忠臣宗化流海內遠人慕義越裳氏重譯獻

白雉

○宋祁曰熙寧監本越本無裳字

其以名陵新息二縣戶二萬八

千益封莽復其後嗣疇其爵邑

師古曰復音扶目反

封功如蕭相

國○宋祁曰邵本云封加如蕭相國劉敞曰封字衍以莽為太傅幹四輔之事

號曰安漢公以故蕭相國甲第為安漢公第定著於令傳之無窮於是莽為惶恐不得已而起受策策曰漢危無嗣而公定之四輔之職三公之任而公幹之羣僚衆位而公宰之功德茂著宗廟以安蓋白雉之瑞周成象

焉師古曰言莽致白雉之瑞有周公相成王之象故賜嘉號曰安漢公輔翼于

帝期於致平師古曰致太平毋違朕意莽受太傅安漢公號讓

還益封疇爵邑事云願須百姓家給然後加賞師古曰給足也

家給家

家給足羣公復爭太后詔曰公自期百姓家給是以聽

之其令公奉舍人賞賜皆倍故

師古曰奉所食之奉也舍人私府吏員也倍故

數多於故各一倍也奉音扶用反

百姓家給人足大司徒大司空以聞

莽復讓不受而建言宜立諸侯王後及高祖以來功臣

子孫大者封侯或賜爵關內侯食邑然後及諸在位各

有第序上尊宗廟增加禮樂下惠士民鰥寡恩澤之政

無所不施語在平紀莽既說衆意

師古曰說讀曰悅

又欲專斷

知太后馱政乃風公卿

師古曰風讀曰諷

奏言往者吏以功次

遷至二千石及州部所舉茂材異等吏率多不稱宜皆

見安漢公又太后不宜親省小事令太后下詔曰皇帝

幼年朕且統政比加元服

師古曰比至平帝加元服以來太后且統政也比音必寐

反○宋祁曰元服下當有者字

今衆事煩碎朕春秋高精氣不堪殆非

所以安躬體而育養皇帝者也故選忠賢立四輔羣下

勸職永以康寧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

焉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巍巍高貌也言舜禹之治天下委任賢臣以成其功而不身親其事也與讀

豫曰自今以來惟封爵乃以聞他事安漢公四輔平決州

收二千石及茂材吏初除奏事者輒引入至近署對安  
漢公考故官問新職以知其稱否於是莽人人延問致  
密恩意厚加贈送其不合指顯奏免之權與人主侔矣  
莽欲以虛名說太后師古曰說讀曰悅白言親承前孝哀丁傅

奢侈之後百姓未瞻者多太后宜且衣繒練頗損膳以

視天下

師古曰繒練謂帛無文者視讀曰示

莽因上書願出錢百萬獻田

三十頃付大司農助給貧民於是公卿皆慕效焉莽帥  
羣臣奏言陛下春秋尊久衣重練減御膳誠非所以輔



精氣育皇帝安宗廟也臣莽數叩頭省戶下白爭未見

許今幸賴陛下德澤間者風雨時甘露降神芝生冀英

朱草嘉禾休徵同時並至

師古曰休美也徵證也

臣莽等不勝大

願願陛下愛精休神闕略思慮

師古曰闕寬也略簡也

遵帝王之

常服復大官之法膳使臣子各得盡驩心備其養惟哀

省察莽又令太后下詔曰蓋聞母后之義思不出乎門

闕

師古曰闕門楬也音域○宋祁曰監本無門字

國不蒙佑皇帝年在襁褓未

任親政戰戰兢兢懼於宗廟之不安國家之大綱微朕

孰當統之

師古曰微無也

是以孔子見南子周公居攝蓋權時

也

師古曰南子衛靈公夫人孔子欲說靈公以治道故見南子也

勤身極思憂勞未綏

故國奢則視之以儉

師古曰視讀曰示

矯枉者過其正而朕不

身帥將謂天下何夙夜夢想五穀豐孰百姓家給比皇

帝加元服委政而授焉

師古曰比音必寐反

今誠未皇于輕靡而

備味

師古曰皇暇也靡細也

庶幾與百僚有成其勗之哉

師古曰勗勉也

每有水旱莽輒素食

師古曰素食即菜食也解在霍光傳

左右以白太后

遣使者詔莽曰聞公菜食憂民深矣今秋幸孰公勤於

職以時食肉愛身為國莽念中國已平惟四夷未有異  
乃遣使者齎黃金幣帛重賂匈奴單于使上書言聞中  
國譏二名故名囊知牙斯今更名知慕從聖制又遣王  
昭君女須卜居次入侍所以誑耀媚事太后下至旁側

長御方故萬端莽既尊重欲以女配帝為皇后以固其

權奏言皇帝即位三年長秋宮未建液廷媵未充

師古曰液

與掖同音古字通用

乃者國家之難本從亡嗣配取不正請考論

五經定取禮

師古曰取皆讀曰娶

正十二女之義以廣繼嗣博采

二王後及周公孔子世列侯在長安者適子女

師古曰適讀曰

嫡嫡妻所生女也

事下有司上衆女名王氏女多在選中者莽

恐其與己女爭即上言身亡德子材下不宜與衆女並  
采太后以為至誠乃下詔曰王氏女朕之外家其勿采  
庶民諸生郎吏以上守闕上書者日千餘人公卿大夫  
或詣廷中或伏省戶下咸言明詔聖德巍巍如彼安漢  
公盛勲堂堂若此今當立后獨奈何廢公女天下安所  
歸命願得公女為天下母莽遣長史以下分部曉止公

卿及諸生

師古曰分音扶問反

而上書者愈甚太后不得已聽公

卿采莽女莽復自白宜博選衆女公卿爭曰不宜采諸

女以貳正統

師古曰言皇后之位當在莽女也

莽白願見女太后遣長

樂少府宗正尚書令納采見女還奏言公女漸漬德化

有窈窕之容

師古曰窈窕幽閑也

宜承天序奉祭祀有詔遣大司

徒大司空策告宗廟雜加卜筮皆曰兆遇金水王相卦

遇父母得位

孟康曰金水相生也張晏曰金王則水相也遇父母謂泰卦乾下坤上天下於地是

配享之卦師古曰王音于放反○劉攽所謂康強之占曰予謂但言父母得位安知是泰卦乎

逢吉之符也信鄉侯佟上言

師古曰王子侯表清河綱  
王子豹始封新鄉侯傳爵

至曾孫佟王莽篡位賜姓王即謂此也而此傳  
作信鄉侯古者新信同音故耳佟音徒冬反

春秋天

子將娶於紀則褻紀子稱侯

師古曰解在外  
戚恩澤侯表也

安漢公國

未稱古制

師古曰稱副也音  
尺孕反其下亦同

事下有司皆曰古者天子

封后父百里尊而不臣以重宗廟孝之至也佟言應禮

可許請以新野田二萬五千六百頃益封莽滿百里莽

謝曰臣莽子女誠不足以配至尊復聽衆議益封臣莽

伏自惟念得託肺腑獲爵土如使子女誠能奉稱聖德

臣莽國邑足以共朝貢

師古曰共讀曰供

不須復加益地之寵

願歸所益太后許之有司奏故事聘皇后黃金二萬斤

為錢二萬萬莽深辭讓受四千萬而以其三千三百萬

予十一媵家羣臣復言今皇后受聘踰羣妾亡幾

師古曰亡

幾不多也亡讀曰無幾音居豈反其下並同

有詔復益二千三百萬合為三

千萬莽復以其千萬分予九族貧者陳崇時為大司徒

司直與張敞孫竦相善竦者博通士為崇草奏稱莽功

德

師古曰草謂創立其文也

崇奏之曰竊見安漢公自初東脩

師古曰東

脩謂初學  
官之時

值世俗隆奢麗之時蒙兩宮厚骨肉之寵

師古

曰兩宮謂成帝及太后

被諸父赫赫之光

師古曰被音皮義反

財饒執足亡

所悟意

師古曰悟逆也無人能逆其意也悟音五故反

然而折節行仁克心履

禮拂世矯俗確然特立

師古曰拂違也矯正也拂音弗

惡衣惡食陋車

駑馬妃匹無二閨門之內孝友之德衆莫不聞清靜樂

道温良下士

師古曰下音胡嫁反

惠于故舊篤于師友孔子曰未

若貧而樂富而好禮

師古曰論語子貢問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孔子曰可也未若

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

公之謂矣及為侍中故定陵侯淳于長有



大逆罪公不敢私建白誅討

師古曰首言其事也

周公誅管蔡季

子鳩叔牙

師古曰解並在前

公之謂矣是以孝成皇帝命公大

司馬委以國統孝哀即位高昌侯董宏希指求美造作

二統

晉灼曰欲令丁姬為帝太后也

公手劾之以定大綱建白定陶太

后不宜在垂輿幄坐

師古曰坐音才卧反

以明國體詩曰柔亦不

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彊圉

師古曰大雅烝民之詩美仲山甫之德茹

食也強圉強梁圉扞也○宋祁曰監本越本無不侮鰥寡四字

公之謂矣深執謙退推

誠讓位定陶太后欲立僭號憚彼面刺幄坐之義佞惑

之雄朱博之疇懲此長宏手劾之事上下一心讒賊交

亂詭辟制度遂成篡號

師古曰詭違也辟讀曰僻

斥逐仁賢誅殘戚

屬而公被胥原之訴遠去就國

應劭曰胥原子胥屈原也師古曰遠去朝廷而

就其侯國朝政崩壞綱紀廢弛危亡之禍不隧如髮

師古曰弛解也

音式爾反隧音直類反

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賴

師古曰大雅瞻仰之詩也殄盡

也賴病也言為政不善賢人奔亡矣天下邦國盡困病也賴與悴同音才醉反

公之謂矣當此

之時宮亡儲主董賢據重加以傅氏有女之援

師古曰謂哀帝

傅皇皆自知得罪天下結讐中山

張晏曰傅太后譖中山馮太后陷以祝詛

之罪則必同憂斷金相翼師古曰引易繫辭二人同心其利斷金翼助也藉假遺

詔頻用賞誅先除所憚急引所附遂誣往寃更徵遠屬

事執張見其不難矣

師古曰言哀帝既崩丁傅董賢欲稱遺詔樹立黨親共立幼主以據

國權也遠屬國之宗室疎遠者也○宋祁曰微字當作懲其字下當有然字矣字當刪賴公立入

即時退賢及其黨親當此之時公運獨見之明奮亡前

之威

師古曰無前謂無有敢當之者

盱衡厲色振揚武怒

孟康曰眉上曰衡盱衡舉

眉揚目也師古曰盱音許于反

乘其未堅厭其未發

師古曰厭音一涉反震起機

動敵人摧折雖有賁育不及持刺

師古曰孟賁夏育皆古勇士也持刺謂持

兵刃雖有擣里不及回知

師古曰擣里子名疾秦惠王弟也為秦相時人號曰智

囊雖有鬼谷不及造次

師古曰鬼谷先生蘇秦之師善談說

是故董賢喪

其魂魄遂自絞殺人不還踵日不移晷

師古曰還讀曰旋晷景也言其

連疾霍然四除更為寧朝非陛下莫引立公非公莫克此

禍詩云惟師尚父時惟鷹揚亮彼武王

師古曰大雅大明之詩也師尚

父太公也亮助也言太公武毅若鷹之飛揚佐助武王以克殷也

孔子曰敏則有功

師古

曰論語載孔子對子張之言也敏疾也言應事疾速乃能成功

公之謂矣於是公乃白

內故泗水相豐稜令邯

師古曰甄豐甄邯也稜讀曰邯

與大司徒光

宋

祁曰徒當作馬車騎將軍舜建定社稷奉節東迎皆以功德受

封益土為國名臣書曰知人則哲

師古曰虞書咎繇謨之辭也哲智也

公

之謂也公卿咸歎公德同盛公勲皆以周公為比

師古曰比

音必寐反宜賜號安漢公益封二縣公皆不受傳曰申包胥

不受存楚之報晏平仲不受輔齊之封

師古曰申包胥楚大夫也吳師

入郢楚昭王出奔包胥如秦乞師秦出師以救楚昭王反國欲賞包胥辭曰吾為君也非為身也遂不受晏平

仲齊大夫晏嬰也以道佐齊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

何有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解在董仲舒傳

公之謂也將為皇帝定立

妃后有司上名公女為首公深辭讓迫不得已然後受

詔父子之親天性自然欲其榮貴甚於為身皇后之尊

侔於天子當時之會千載希有然而公惟國家之統揖

大福之恩

師古曰揖謂讓而不當也

事事謙退動而固辭書曰舜讓

于德不嗣

書曰虞書舜典之辭言舜自讓德薄不足以繼帝堯之事也

公之謂矣自

公受策以至於今疊疊翼翼日新其德

師古曰疊疊勉也翼翼敬也

音武

匪反增脩雅素以命下國後儉隆約以矯世俗

師古曰後退也

橋正也後音千

旬反其字從彳割財損家以帥羣下彌躬執平以逮公

卿師古曰彌教子尊學以隆國化僮奴衣布馬不秣穀

食飲之用不過凡庶詩云溫溫恭人如集于木

師古曰小雅小

宛之詩溫溫柔貌也如集于木恐墮墜耳孔子曰食無求飽居無求安

師古曰論

語載孔子之言也謂君子公之謂矣克身自約糴食逮

給師古曰饒得粗

物物印市日闕亡儲

師古曰物食物印市言其衣食所

須皆買之於市不自營作而不奪工商利也闕盡也日闕言當日即盡不蓄積也印音牛向反闕音空穴反

又上書歸孝哀皇帝所益封邑入金錢獻田殫盡舊業

為衆倡始

師古曰倡音尺尚反

於是小大鄉和承風從化

師古曰鄉讀曰

嚮外則王公列侯內則帷幄侍御翕然同時各竭所有

或入金錢或獻田畝以振貧窮收贍不足者昔令尹子

文朝不及夕魯公儀子不如園葵

張晏曰令尹子文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

難仕而逃祿朝不及夕也師古曰子文楚令尹鬪穀於菟也公儀子魯國相公儀休也拔其園葵不奪園夫之

利食菜曰茹音人諸反公之謂矣開門延士下及白屋師古曰白

以白茅覆屋者也婁省朝政師古曰婁古屢字綜管衆治親見牧守以

下考迹雅素審知白黑詩云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師古曰大

雅烝民之詩也一人天子也解讀曰懈易曰終日乾乾夕惕若厲師古曰乾卦九



三爻辭也乾乾自彊之意惕懼也厲病也公之謂矣比三世為三公再奉送

大行

師古曰比頻也

秉冢宰職填安國家

師古曰填音竹刃反

四海輻湊

靡不得所書曰納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

師古曰虞書舜典叙舜之

德麓錄也言堯使舜大錄萬機之政一曰山足曰麓言舜有聖德雖遇雷風不迷惑也

公之謂矣

此皆上世之所鮮

師古曰鮮音先踐反

禹稷之所難而公包其終

始一以貫之

師古曰論語稱孔子謂曾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謂忠恕

可謂備矣

是以三年之間化行如神嘉瑞疊累豈非陛下知人之效得賢之致哉故非獨君之受命也臣之生亦不虛矣

是以伯禹錫元圭周公受郊祀

師古曰尚書禹貢云禹錫元圭告厥成功言賞

治水功成也禮記明堂位曰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七年乃致政於成王成王以周公為有勳

勞於天下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輅旂

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蓋以達天之使不敢擅天

之功也師古曰言天降賢材以助王者揆公德行為天

下紀師古曰揆度也紀理也觀公功勳為萬世基基成而賞不配

紀立而褒不副師古曰配對也誠非所以厚國家順天心也高

皇帝褒賞元功相國蕭何邑戶既倍又蒙殊禮奏事不

名入殿不趨封其親屬十有餘人樂善無厭班賞亡遊

師古曰遊與宏同

苟有一策即必爵之是故公孫戎位在克郎

選繇旄頭壹明樊噲封二千戶

孟康曰公孫戎奴也高帝時為旄頭郎晉灼曰

楚漢春秋上東園項羽聞樊噲反旄頭公孫戎明之卒不反封戎二千戶師古曰此公孫戎耳非戎奴也戎奴

自武帝時人孟說誤矣繇讀與由同

孝文皇帝褒賞絳侯益封萬戶賜黃

金五千斤孝武皇帝卹錄軍功裂三萬戶以封衛青青

子三人或在襁褓皆為通侯孝宣皇帝顯著霍光增戶

命疇封者三人延及兄孫夫絳侯即因漢藩之固杖朱

虛之鯁依諸將之遞據相扶之執其事雖醜要不能遂

李奇曰言勃之功不遂而霍光據席常任也晉灼曰醜衆也言勃欲誅諸呂其事雖衆要不能以呂后在時而遂意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遞繞也謂相圍繞也言絳侯之時漢家外有藩屏盤石之固內有朱虛骨鯁之強諸將同心圍繞扶翼呂氏之黨雖欲作亂心懷醜惡事必不成言勃之功不足多也遞音滯 霍光即

席常任之重垂大賧之威未嘗遭時不行陷假離朝虔服

曰言光未嘗陷假不遇而離去朝也莽嘗退就國是陷假也師古曰假升也陷假者被陷害而去所升之位也韋昭曰陷隧也假音下下猶假也 朝之執事無非同類割斷歷久統政

曠世雖曰有功所因亦易然猶有計策不審過徵之累

師古曰光誤徵昌邑王不  
得其人也累音力瑞反

及至青戎標末之功

服虔曰  
標音刀

末之標謂衛青公孫戎也師古曰標音匹遙反  
○宋祁曰予案字林標刀削末銅也音匹么反

一言之

勞然猶皆蒙邱山之賞課功絳霍造之與因也比於青

戎地之與天也而公又有宰治之效乃當上與伯禹周

公等盛齊隆兼其褒賞豈特與若云者同日而論哉

師古

曰若云謂若向者  
所云絳霍青戎也

然曾不得蒙青等之厚臣誠感之臣

聞功亡原者賞不限德亡首者褒不檢

師古曰無原謂  
不可測其本原

也無首謂無出其  
上者也檢局也

是故成王之於周公也度百里之限

師古曰度亦踰越也越九錫之檢開七百里之宇師古曰解並見前蕪商

奄之民師古曰商奄二國名賜以附庸殷民六族師古曰謂條氏徐氏蕭氏索氏

長勺氏尾勺氏也大路大旂師古曰解已見前封父之繁弱夏后之璜

師古曰封父古諸侯也繁弱大弓名也半壁曰璜父讀曰甫祝宗卜史師古曰太祝太宗太卜太

史凡四官備物典策師古曰既有一日典策春秋之制也官司彝器師古曰官司百官也彝器常用之器也一日彝祭宗廟酒器也周禮有六彝彝法也言器有所法象之貌耳

白牡之牲師古曰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牲用白牡郊望之禮師古

曰郊即祀上帝于郊也王曰叔父建爾元子師古曰魯頌闕宮之

望謂望山川而祭之也

詩曰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  
謂命周公以封伯禽而為魯公也  
子父俱延拜而受

之

師古曰謂周公拜前魯公拜後

可謂不檢亡原者矣非特止此六子

皆封

師古曰周公六子伯禽之弟也

詩曰亡言不讐亡德不報

師古曰大雅抑

之詩也讐用也有善言則用之有德者必報之一曰讐對也賞當其言也

報當如之不如非

報也

服虔曰報賞當如其德不如德者非報也

近觀行事高祖之約非劉氏

不王然而番君得王長沙下詔稱忠定著於今

師古曰謂吳芮

也解在芮傳番音蒲河反

明有大信不拘於制也春秋晉悼公用魏

絳之策諸夏服從鄭伯獻樂悼公於是以半賜之絳深

辭讓晉侯曰微子寡人不能濟河夫賞國之典不可廢

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有金石之樂春秋善之

師古曰事見左

傳襄十一年微無也

取其臣竭忠以辭功君知臣以遂賞也今陞

下既知公有周公功德不行成王之褒賞

○宋祁曰德字下當有而

字遂聽公之固辭不顧春秋之明義則民臣何稱萬世

何述誠非所以為國也臣愚以為宜恢公國令如周公

師古曰恢大也

建立公子令如伯禽所賜之品亦皆如之諸子

之封皆如六子即羣下較然輸忠黎庶昭然感德

師古曰較



明貌也○宋祁曰輸浙本作論下文輸同臣誠輸忠民誠感德則於王事何

有師古曰言臻其極無關遺唯陛下深惟祖宗之重敬畏上天之戒

儀刑虞周之盛師古曰儀刑謂則而象之敕盡伯禽之賜無違周公

之報師古曰救備也違與去同今天法有設後世有祖師古曰祖始也以此為法

始天下幸甚太后以視羣公師古曰視讀曰示羣公方議其事

會呂寬事起初莽欲擅權白太后前哀帝立背恩義自

貴外家丁傅撓亂國家幾危社稷師古曰撓擾也音女高反幾音巨依反

今帝以幼年復奉大宗為成帝後宜明一統之義以戒

前事為後代法於是遣甄豐奉璽綬即拜帝母衛姬為  
中山孝王后賜帝舅衛寶寶弟玄爵關內侯皆留中山  
不得至京師莽子宇非莽隔絕衛氏恐帝長大後見怨  
宇即私遣人與寶等通書教令帝母上書求入語在衛  
后傳莽不聽宇與師吳章及婦兄呂寬議其故章以為  
莽不可諫而好鬼神可為變怪以驚懼之章因推類說  
令歸政於衛氏宇即使寬夜持血灑莽第門吏發覺之  
莽執宇送獄飲藥死宇妻馮懷子

師古曰  
馮其名繫獄須產子

已殺之

師古曰  
須待也

莽奏言宇為呂寬等所誣誤流言惑眾

惡與管蔡同罪

○宋祁曰越本  
邨本無惡字

臣不敢隱其誅甄邯等

白太后下詔曰夫唐堯有丹朱周文王有管蔡此皆上

聖亡奈下愚子何以其性不可移也公居周公之位輔

成王之主而行管蔡之誅不以親親害尊尊朕甚嘉之

昔周公誅四國之後大化乃成至於刑錯

師古曰四國  
謂三監及淮

夷耳公其專意翼國期於致平

師古曰  
翼助也

莽因是誅滅衛氏

窮治呂寬之獄連引郡國豪桀素非議已者內及敬武

公主

師古曰元帝女弟也

梁王立紅陽侯立平阿侯仁使者迫守

皆自殺死者以百數海內震焉大司馬護軍襄奏言安

漢公遭子宇陷於管蔡之辜子愛至深為帝室故不敢

顧私惟宇遭臯喟然憤發作書八篇以戒子孫宜班郡

國令學官以教授事下羣公請令天下吏能誦公戒者

以著官簿比孝經

師古曰著官簿言用之得選舉也

四年春郊祀高祖

以配天宗祀孝文皇帝以配上帝四月丁未莽女立為

皇后大赦天下遣大司徒司直陳崇等八人分行天下

師古曰行  
音下更反

覽觀風俗太保舜等奏言春秋列功德之義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唯至德大賢然  
後能之其在人臣則生有大賞終為宗臣殷之伊尹周  
之周公是也及民上書者八千餘人咸曰伊尹為阿衡  
周公為太宰周共享七子之封有過上公之賞宜如陳  
崇言章下有司有司請還前所益二縣及黃郵聚新野  
田采伊尹周公稱號加公為宰衡位上公掾史秩六百  
石三公言事稱敢言之羣吏毋得與公同名出從期門

二十人羽林三十人前後大車十乘賜公太夫人號曰

功顯君食邑二千戶黃金印赤韍

師古曰韍印之組也

封公子男

二人安為襄新侯臨為賞都侯加后聘三千七百萬合

為一萬萬以明大禮太后臨前殿親封拜安漢公拜前

二子拜後如周公故事莽稽首辭讓出奏封事願獨受

母號還安臨印韍及號位戶邑事下太師光等皆曰賞

未足以直功

師古曰直當也

謙約退讓公之常節終不可聽莽

求見固讓太后下詔曰公每見叩頭流涕固辭今移病

固當聽其讓令眠事邪

師古曰眠古視字

將當遂行其賞遣歸

就第也光等曰安臨親受印鞞策號通天其義昭昭黃

郵召陵新野之田為入尤多

師古曰召讀曰邵

皆止於公公欲

自損以成國化宜可聽許治平之化當以時成宰衡之

官不可世及納徵錢乃以尊皇后非為公也功顯君戶

止身不傳褒新賞都兩國合三千戶甚少矣忠臣之節

亦宜自屈而信主上之義

師古曰信讀曰申

宜遣大司徒大司

空持節承制詔公亟入眠事

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

詔尚書勿復

受公之讓奏奏可莽乃起眠事上書言臣以元壽二年六月戊午倉卒之夜以新都侯引入未央宮庚申拜為大司馬充三公位元始元年正月丙辰拜為太傅賜號安漢公備四輔官今年四月甲子復拜為宰衡位上公臣莽伏自惟爵為新都侯號為安漢公官為宰衡太傅大司馬爵貴號尊官重一身蒙大寵者五誠非鄙臣所能堪據元始三年天下歲已復官屬宜皆置如淳曰前時饑省官

職今豐宜復之也師古曰復音扶目反

穀梁傳曰天子之宰通于四海師古



曰宰治也治衆  
事者謂大臣也

臣愚以為宰衡官以正百僚平海內為

職而無印信名實不副臣莽無兼官之材今聖朝既過

誤而用之臣請御史刻宰衡印章曰宰衡太傅大司馬

印成授臣莽上太傅與大司馬之印太后詔曰可韋如

相國

師古曰韋亦謂組也

朕親臨授焉莽乃復以所益納徵錢千

萬遺與長樂長御奉共養者

師古曰太后之長御也共音居用反養音弋亮反

太保舜奏言天下聞公不受千乘之土辭萬金之幣散

財施予千萬數莫不鄉化

師古曰鄉讀曰嚮

蜀郡男子路建等

輟訟慙怍而退雖文王卻虞芮何以加

師古曰卻退也虞芮二國名也

並在河之東二國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聞文王之德乃往斷馬入周之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乃相謂曰我小人也不可以履君子之庭遂相讓以其所爭為闕田而退

宜報告天下奏可宰

衡出從大車前後各十乘直事尚書郎侍御史謁者中

黃門期門羽林

師古曰自此以上皆從宰衡出

宰衡常持節所止謁者

代持之

師古曰相代而持也

宰衡掾史秩六百石三公稱敢言之

○劉攽曰宰衡以下前已有其事此復重出當刪並從上

是歲莽奏起明堂辟雍靈

臺為學者築舍萬區作市常滿倉制度甚盛立樂經益

博士員經各五人徵天下通一藝教授十一人以上及

有逸禮古書毛詩周官爾雅天文圖讖鍾律月令兵法

史篇文字

孟康曰史籀所作十五篇古文書也師古曰周宣王太史史籀所作大篆書也籀音直救

反  
通知其意者皆詣公車網羅天下異能之士至者前

後千數皆令記說廷中將令正乖繆壹異說云羣臣奏

言昔周公奉繼體之嗣據上公之尊然猶七年制度乃

定夫明堂辟雍墮廢千載莫能興

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

今安漢

公起於第家輔翼陛下四年于茲功德爛然

師古曰爛然章明之

貌公以八月載生魄庚子

師古曰載始也魄月魄也

奉使朝用書

孟康

曰賦功役之書

臨賦營築越若朔辛丑

師古曰朔明也辛丑者庚子之明日也越發語

辭也諸生庶民大和會十萬衆並集平作二旬大功畢成

師古曰平作謂不促遽也平字或作丕丕亦大也

唐虞發舉成周造業誠亡以

加宰衡位宜在諸侯王上賜以束帛加璧大國乘車安

車各一

服虔曰大國乘車如大國王之乘車也

驪馬二駟

師古曰驪馬併駕也

詔曰

可其議九錫之法冬大風吹長安城東門屋瓦且盡五

年正月禘祭明堂諸侯王二十八人列侯百二十人宗

室子九百餘人徵助祭

○宋祁曰淳化本祭字下有祀字

禮畢封孝宣

曾孫信等三十六人為列侯餘皆益戶賜爵金帛之賞

各有數是時吏民以莽不受新野田而上書者前後四

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及諸侯王公列侯宗室見

者皆叩頭言宜亟加賞於安漢公

師古曰亟急也

於是莽上書

曰臣以外屬越次備位未能奉稱

師古曰稱音尺證反

伏念聖德

純茂承天當古制禮以治民作樂以移風四海奔走百

蠻並轡

師古曰轡即臻字也

辭去之日莫不隕涕非有欵誠豈可

虛致自諸侯王以下至于吏民咸知臣莽上與陛下有

葭莩之故

師古曰葭蘆也莩者其筍裏白皮也言其輕薄而附著也故以為喻葭音加莩音孚又

得典職每歸功列德者輒以臣莽為餘言臣見諸侯面  
言事於前者未嘗不流汗而慙愧也雖性愚鄙至誠自  
知德薄位尊力少任大夙夜悼栗常恐污辱聖朝今天  
下治平風俗齊同百蠻率服皆陛下聖德所自躬親太  
師光太保舜等輔政佐治羣卿大夫莫不忠良故能以  
五年之間至致此焉臣莽實無奇策異謀奉承太后聖

詔宣之于下不能得什一受羣賢之籌畫而上以聞不

能得什伍

師古曰言皆不曉又遺忘也

當被無益之辜所以敢且保

首領須臾者誠上休陛下餘光而下依羣公之故也

師古

曰休庇廕也○宋祁曰晉灼音義作艸下休

陛下不忍衆言輒下其章於議

者臣莽前欲立奏止恐其遂不肯止今大禮已行助祭

者畢辭不勝至願願諸章下議者皆寢勿上使臣莽得

盡力畢制禮作樂事事成以傳示天下與海內平之即

有所間非則臣莽當被誅上誤朝之罪

師古曰間音居覓反

如無

他謹得全命賜骸骨歸家避賢者路是臣之私願也惟  
陛下哀憐財幸

師古曰財與裁同

甄邯等白太后詔曰可惟公

功德光于天下是以諸侯王公列侯宗室諸生吏民翕

然同辭連守闕庭故下其章諸侯宗室辭去之日復見

前重陳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宋祁曰復見前重陳當依越本作復重見前陳

雖曉喻罷

遣猶不肯去告以孟夏將行厥賞莫不驩悅稱萬歲而

退今公每見輒流涕叩頭言願不受賞賞即加不敢當

位方制作未定事須公而決故且聽公制作畢成羣公



以聞究于前議

師古曰  
究竟也

其九錫禮儀亟奏

師古曰  
亟急也

於是

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列侯富平侯張純等

○宋祁曰越  
本無富平侯

三

字九百二人皆曰聖帝明王招賢勸能德盛者位高功

大者賞厚故宗臣有九命上公之尊則有九錫登等之

寵

張晏曰宗臣有勲勞為上公國所宗者也周禮上  
公九命九命九錫也師古曰登等謂升於常等也

今

九族親睦百姓既章萬國和協黎民時雍

師古曰章明  
也時是也雍

亦和也此已上皆取  
堯典叙堯德之言也

聖瑞畢濤太平已洽

師古曰濤  
與臻同

帝

者之盛莫隆於唐虞而陛下任之忠臣茂功莫著於伊

周而宰衡配之所謂異時而興如合符者也謹以六藝

通義經文所見周官禮記宜於今者為九命之錫

師古曰禮

舍文嘉云九錫者車馬衣服樂懸朱戶納陛武賁鈇鉞弓矢秬鬯也

臣請命錫奏可策曰

惟元始五年五月庚寅太皇太后臨于前殿延登親詔

之曰公進虛聽朕言

師古曰進前虛已而聽也

前公宿衛孝成皇帝

十有六年納策盡忠白誅故定陵侯淳于長以彌亂發

姦

師古曰彌讀曰弭止也

登大司馬職在內輔孝哀皇帝即位驕

妾窺欲姦臣萌動公手劾高昌侯董宏改正故定陶共

王母之僭坐自是之後朝臣論議靡不據經以病辭位  
歸于第家為賊臣所陷就國之後孝哀皇帝覺寤復還  
公長安臨病加劇猶不忘公復特進位是夜倉卒國無  
儲主姦臣充朝危殆甚矣朕惟定國之計莫宜於公引  
納于朝即日罷退高安侯董賢轉漏之間忠策輒建綱  
紀咸張綏和元壽再遭大行萬事畢舉禍亂不作輔朕  
五年人倫之本正天地之位定張晏曰定冠婚之儀徒南北之郊也欽承  
神祇經緯四時復千載之廢矯百世之失張晏曰封先代之後立古

文經定送

天下和會大衆方輯

師古曰輯與集同

詩之靈臺書

之作雒鎬京之制商邑之度於今復興

師古曰靈臺所以觀氣象者也

文王受命作邑于豐始立此臺兆庶自勸就其功作故大雅靈臺之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人攻之不日

成之作雒謂周公營洛邑以為王都所謂成周也周書洛誥曰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

豐鎬相近故總曰鎬京成周既成遷殷頑民使居之故云商邑之度也

昭章先帝之元功

明著祖宗之令德推顯嚴父配天之義修立郊禘宗祀

之禮以光大孝是以四海雍雍萬國慕義蠻夷殊俗不

召自至漸化端冕奉珍助祭

師古曰蠻夷漸染朝化而正衣冠奉其國珍來助祭

尋舊本道遵術重古動而有成事得厥中至德要道通  
於神明祖考嘉享光耀顯章天符仍臻元氣大同麟鳳  
龜龍衆祥之瑞七百有餘遂制禮作樂有綏靖宗廟社  
稷之大勲普天之下惟公是賴官在宰衡位為上公今

加九命之錫其以助祭共文武之職

師古曰共讀曰供

乃遂及

厥祖

師古曰榮寵之命上延其先祖也

於戲豈不休哉

師古曰於戲讀曰嗚呼休美也

於是恭稽首再拜受綠韍衮冕衣裳

師古曰此韍謂蔽膝也或謂韍韍韍

音弗韍音畢

瑒瑒瑒瑒

孟康曰瑒玉名也佩刀之飾上曰瑒下曰瑒詩云韍瑒有瑒是也師古曰

瑒音蕩琇音布孔反秘音必○  
劉攽曰瑒字宜從易宋祁同  
白履孟康曰今齊祀履  
鳥頭飾也出履二

寸師古曰其形歧頭句音巨俱反○  
宋祁曰韋  
昭曰句履頭飾形如刀鼻音幼禮記作絢亦是  
鸞路乘

馬師古曰鸞路路車之施鸞者也解在  
禮樂志四馬曰乘音食證反下亦同  
龍旂九旒皮弁

素積師古曰素積素裳也  
戎路乘馬師古曰戎路戎車也  
彤弓矢盧弓矢師古

曰彤赤色  
盧黑色  
左建朱鉞右建金戚師古曰鉞戚皆斧屬  
甲冑一具師古

曰冑  
兕觥秬鬯二卣師古曰秬鬯香酒也卣中樽也音攸又  
羊九反○宋祁曰字書曰秬黑黍一稗

也  
二米  
圭瓚二師古曰以圭為勺末  
九命青玉珪二師古曰青者春  
色東方生而長

育萬物也  
朱戶納陛孟康曰納內也謂鑿殿基際為陛不使  
露也師古曰孟說是也尊者不欲露而

升陞故內之於雷下也諸家之釋  
文句雖煩義皆不了故無取云

署宗官祝官卜官吏

官虎賁三百人家令丞各一人宗祝卜史官皆置畜夫

佐安漢公在中府外第虎賁為門衛當出入者傅籍師古

曰傅猶著也音附

自四輔三公有事府第皆用傅

孟康曰傅符也師古曰音

張應反韋昭曰傳二封啟也

以楚王邸為安漢公第大繕治通周衛

祖禰廟及寢皆為朱戶納陞陳崇又奏安漢公祠祖禰

出城門城門校尉宜將騎士從入有門衛出有騎士所

以重國也奏可其秋莽以皇后有子孫瑞通子午道張晏

曰時年十四始有婦人之道也子水午火也水以天一為牡火以地二為牝故火為水妃今通子午以協之

子午道從杜陵直絕南山徑漢中

師古曰子北方也午南方也言通南北道

相當故謂之子午耳今京城直南山有谷通梁漢道名子午谷又宜州西界慶州東界有山名子午嶺計南北

直相當此則非山者是子南山者是午共為子午道○劉奉世曰史文以從杜陵徑漢中為子午道耳顏之所

見非史意也

風俗使者八人還言天下風俗齊同詐為郡國

造歌謠頌功德凡三萬言莽奏定著令又奏為市無二

賈

師古曰言純質也賈音價

官無獄訟邑無盜賊野無饑民道不拾

遺男女異路之制犯者象刑

師古曰象刑解在武紀及刑法志

劉歆陳



崇等十二人皆以治明堂宣教化封為列侯莽既致太平北化匈奴東致海外南懷黃支唯西方未有加迺遣中郎將平憲等多持金幣誘塞外羌使獻地願內屬憲等奏言羌豪良願等種人口可萬二千人願為內臣獻鮮水海允谷鹽池平地美草皆予漢民自居險阻處為藩蔽問良願降意對曰太皇太后聖明安漢公至天下太平五穀成熟或禾長丈餘或一粟三米或不種自生或蠶不蠶自成甘露從天下醴泉自地出鳳皇來儀

神爵降集從四歲以來羌人無所疾苦故思樂內屬宜  
以時處業置屬國領護事下莽莽復奏曰太后秉統數  
年恩澤洋溢和氣四塞絕域殊俗靡不慕義越裳氏重  
譯獻白雉黃支自三萬里貢生犀東夷王度大海奉國  
珍匄奴單于順制作去二名今西域良願等復舉地為  
臣妾昔唐堯橫被四表亦亡以加之今謹案已有東海  
南海北海郡未有西海郡請受良願等所獻地為西海  
郡臣又聞聖王序天文定地理因山川民俗以制州界

漢家地廣二帝三王

服虔曰唐虞及周要服之內方七千里夏殷方三千里漢地南北萬

三千  
里也

凡十二州州名及界多不應經堯典十有二州後

定為九州漢家廓地遼遠州牧行部遠者三萬餘里不

可為九謹以經義正十二州名分界以應正始奏可又

增法五十條犯者徙之西海徙者以千萬數民始怨矣

泉陵侯劉慶上書

師古曰王子侯年表泉陵節侯賢長沙定王子本始四年戴侯真定嗣二

十二年薨黃龍元年頃侯慶嗣此則是也此傳及翟義傳並云泉陵地理志泉陵屬零陵郡而表作泉陵表為

也誤言周成王幼少稱孺子周公居攝今帝富於春秋宜

令安漢公行天子事如周公羣臣皆曰宜如慶言冬熒惑入月中平帝疾莽作策請命於泰時戴璧秉圭願以

身代歲策金滕置于前殿敕諸公勿敢言

師古曰詐依周公為武王

請命作金滕也

十二月平帝崩大赦天下莽徵明禮者宗伯鳳

等與定天下吏六百石以上皆服喪三年奏尊孝成廟

曰統宗孝平廟曰元宗時元帝世絕而宣帝曾孫有見

王五人

師古曰王之見在者

列侯廣戚侯顯等四十八人莽惡其

長大曰兄弟不得相為後迺選玄孫中最幼廣戚侯子

嬰年二歲託以為卜相最吉是月前輝光謝囂奏武功

長孟通浚井得白石

師古曰浚抒治之也囂音許驕反浚音峻抒音直呂反

上圓

下方有丹書著石

師古曰著音直略反

文曰告安漢公莽為皇帝

符命之起自此始矣莽使羣公以白太后太后曰此誣

罔天下不可施行太保舜謂太后事已如此無可奈何

沮之力不能止

師古曰沮壞也音才汝反

又莽非敢有它但欲居攝

以重其權填服天下耳

師古曰填音竹刃反

太后聽許舜等即共

令太后下詔曰蓋聞天生衆民不能相治為之立君以

統理之君年幼稚必有寄託而居攝焉然後能奉天施

而成地化羣生茂育書不云乎天工人其代之

師古曰虞書咎

繇謨之辭也言人代天以理治工事也

朕以孝平皇帝幼年且統國政幾

加元服委政而屬之

師古曰屬付也幾音曰與屬音之欲反

今短命而崩

嗚呼哀哉已使有司徵孝宣皇帝元孫二十三人差度

宜者以嗣孝平皇帝之後

師古曰差度謂擇也度音大各反

玄孫年在

繼祿不得至德君子孰能安之安漢公莽輔政三世比

遭際會安光漢室

師古曰比頻也

遂同殊風至于制作與周公

異世同符今前輝光囂武功長通上言丹石之符朕深

思厥意云為皇帝者乃攝行皇帝之事也夫有法成易

非聖人者亡法其令安漢公居攝踐阼如周公故事以

武功縣為安漢公采地

師古曰采官也  
官受地故謂之采

名曰漢光邑

具禮儀奏於是羣臣奏言太后聖德昭然深見天意詔

令安漢公居攝臣聞周成王幼少周道未成成王不能

共事天地修文武之烈

師古曰共讀  
曰恭烈業也

周公權而居攝則

周道成王室安不居攝則恐周隊失天命

師古曰隊  
音直類反

書

曰我嗣事子孫大不克共上下過失前人光在家不知

命不易天應匪謀乃亡隊命

師古曰周書君奭之篇也  
郟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

王為左右郟公不說周公作君奭以告之奭名公名也  
尊而呼之故曰君也言我恐後嗣子孫大不能恭承天  
地絕失先王光大之道不知受命之難天所應說曰師  
輔唯在有誠所以亡失其命也共音恭匪音匪說曰師  
曰謂說也周公服天子之冕南面而朝羣臣發號施令常

稱王命召公賢人不知聖人之意故不說也

師古曰召  
讀曰邵說

讀曰悅次  
下並同

禮明堂記曰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天子負斧

依南面而立

師古曰依讀曰  
宸此下亦同

謂周公踐天子位六年朝



諸侯制禮作樂而天下大服也召公不說時武王崩纘

麤未除

師古曰纘音千回反

由是言之周公始攝則居天子之位

非乃六年而踐阼也書逸嘉禾篇曰周公奉鬯立于阼

階延登贊曰假王蒞政勤和天下此周公攝政贊者所

稱

師古曰贊謂祭祀之辭也

成王加元服周公則致政書曰朕復子

明辟

師古曰周書洛誥載周公告成王之辭言我復還明君之政於子也復音扶目反

周公常

稱王命專行不報故言我復子明君也臣請安漢公居

攝踐阼服天子韍冕

師古曰此韍亦謂裳韍也

背斧依于戶牖之間

南面朝羣臣聽政事車服出入警蹕民臣稱臣妾皆如

天子之制郊祀天地宗祀明堂共祀宗廟享祭羣神贊

曰假皇帝

師古曰贊謂祭祀之辭也共音恭

民臣謂之攝皇帝自稱曰

予平決朝事常以皇帝之詔稱制以奉順皇天之心輔

翼漢室保安孝平皇帝之幼嗣遂寄託之義隆治平之

化

師古曰遂成也

其朝見太皇太后帝皇后皆復臣節自施政

教於其宮家國采如諸侯禮儀故事臣昧死請太后詔

曰可明年改元曰居攝居攝元年正月莽祀上帝於南

郊迎春於東郊行大射禮于明堂養三老五更成禮而

去

師古曰更音工衛反

置柱下五史秩如御史聽政事侍旁記疏

言行三月己丑立宣帝元孫嬰為皇太子號曰孺子以

王舜為太傅左輔甄豐為太阿右拂

師古曰拂讀曰弼

甄邯為

太保後丞又置四少秩皆二千石四月安眾侯劉崇與

相張紹謀曰

師古曰安眾康侯月長沙定王子崇即月之元孫子也見王子侯表

安漢公

莽專制朝政必危劉氏天下非之者乃莫敢先舉此宗

室恥也吾帥宗族為先海內必和紹等從者百餘人遂

進攻宛不得入而敗紹者張竦之從兄也竦與崇族父

劉嘉詣闕自歸莽赦弗罪竦因為嘉作奏曰建平元壽

之間大統幾絕宗室幾棄

師古曰幾音巨依反

賴蒙陛下聖德扶

服振救

師古曰陛下謂莽也服音蒲北反

遮扞匡衛國命復延宗室明

目臨朝統政發號施令動以宗室為始登用九族為先

並錄支親建立王侯南面之孤計以百數收復絕屬存

亡續廢

師古曰復音扶目反

得比肩首復為人者嬪然成行

師古曰嬪

然多貌也行列也嬪音匹人反行音下郎反

所以藩漢國輔漢宗也建辟雍

立明堂班天法流聖化朝羣后昭文德宗室諸侯咸益

土地天下喁喁引領而歎

師古曰喁喁衆口向上也音顛

頌聲洋洋滿

耳而入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曰師摯之始闕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故竦引之也洋音羊又音翔

國

家所以服此美膺此名饗此福受此榮者豈非太皇太

后日吳之思陛下夕惕之念哉何謂

師古曰先為設問復陳其事也亂

則統其理危則致其安禍則引其福絕則繼其統幼則

代其任晨夜屑屑寒暑勤勤

師古曰屑屑猶切切動作之意也

無時休

息孳孳不已者

師古曰孳孳不怠之意也音與孜同

凡以為天下厚劉氏

也師古曰為音于偽反

臣無愚智民無男女皆諭至意

師古曰諭曉也而

安衆侯崇乃獨懷悖惑之心

師古曰悖乖也

操畔逆之慮興兵

動衆欲危宗廟惡不忍聞罪不容誅誠臣子之仇宗室

之讎國家之賊天下之害也是故親屬震落而告其罪

民人潰畔而棄其兵進不跬步退伏其殃

師古曰半步曰跬謂一舉

足也音空藥反

百歲之女孩提之子

師古曰嬰兒始孩人所提挈故曰孩提也孩者小兒

笑也○宋祁曰景本作一百歲

同時斷斬懸頭竿杪

師古曰杪末也音莫小反

珠珥

在耳首飾猶存為計若此豈不諄哉

師古曰諄感也音布內反臣聞

古者畔逆之國既以誅討則豬其宮室以為汙池納垢

濁焉

李奇曰掘其宮以為池用貯水也師古曰豬謂畜水汙下也汙音烏

名曰凶虛

師古曰虛

讀曰墟墟故居也言凶人所居也

雖生菜茹而人不食

師古曰所食之菜曰茹音人庶

反

四牆其社覆上棧下示不得通

師古曰棧謂以簣蔽之也下則棧之上則

覆之所以隔塞不通陰陽之氣韋昭曰棧柴也

辨社諸侯

孟康曰辨布也布崇社國國各作一見以

為戒也師古曰辨讀曰班

出門見之著以為戒

師古曰著明也

方今天下聞

崇之反也咸欲褰衣手劍而叱之其先至者則拂其頸

師古曰拂戾也音佛

衝其匈刃其軀切其肌後至者欲撥其門仆

其牆

師古曰仆倒也○宋祁曰刃其軀舊作扌其體鄧展扌音近跣晉灼音扌字林曰扌切也

夷其

屋焚其器應聲滌地則時成創

師古曰滌地猶言塗地則時即時也創傷也音

初良反

而宗室尤甚言必切齒焉何則以其背畔恩義而

不知重德之所在也宗室所居或遠嘉幸得先聞不勝

憤憤之願願為宗室倡始

師古曰倡音昌向反

父子兄弟負籠倚

鍤馳之南陽

師古曰籠所以盛土也鍤鑿也○宋祁曰倚當作荷鍤或作畱音文涉反

豬崇

宮室令如古制及崇社宜如亳社以賜諸侯用永監戒

願下四輔公卿大夫議以明好惡視四方

師古曰視讀曰示

於



是莽大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公卿曰皆宜如嘉言莽白太后下

詔曰惟嘉父子兄弟雖與崇有屬不敢阿私或見萌芽相率告之及其禍成同共讎之應合古制忠孝著焉其

以杜行戶千封嘉為師禮侯嘉子七人皆賜爵關內侯後又封竦為淑德侯長安為之語曰欲求封過張伯松

師古曰竦之字

力戰鬪不如巧為奏莽又封南陽吏民有功者

百餘人汙池劉崇室宅後謀反者皆汙池云羣臣復白

劉崇等謀逆者以莽權輕也宜尊重以填海內

師古曰填音竹

反刃五月甲辰太后詔莽朝見太后稱假皇帝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十二月羣臣奏請益安漢公宮及家吏置率更令廟廡廚長丞中庶子虎賁以下百餘人又置衛士三百人安漢公廬為攝省府為攝殿第為攝宮奏可莽白太后下詔曰故太師光雖前薨功效已列太保舜大司空豐輕車將軍邯步兵將軍建皆為誘進單于籌策又典靈臺明堂辟雍四郊定制度開子午道與宰衡同心說德師古曰說音悅下同合意并力功德茂著封舜子匡

為同心侯林為說德侯光孫壽為合意侯豐孫匡為并

力侯益邯建各三千戶是歲西羌龐恬傅幡等

師古曰幡音敷

元反其字從巾

怨莽奪其地作西海郡反攻西海太守程永永

奔走莽誅永遣護羌校尉竇况擊之二年春竇况等擊

破西羌五月更造貨錯刀一直五千契刀一直五百大

錢一直五十與五銖錢並行民多盜鑄者禁列侯以下

不得挾黃金輸御府受直然卒不與直九月東郡太守

翟義都試勒車騎因發犇命立嚴鄉侯劉信為天子

師古

曰東平煬王之子

移檄郡國言莽毒殺平帝攝天子位欲絕漢

室今共行天罰誅莽

師古曰共讀曰恭

郡國疑惑衆十餘萬莽

惶懼不能食晝夜抱孺子告禱郊廟放大誥作策

師古曰放

依也大誥周書篇名周公所作也放音甫住反

遣諫大夫桓譚等班於天下諭

以攝位當反政孺子之意

師古曰諭曉告之

遣王邑孫建等八

將軍擊義分屯諸關守阬塞槐里男子趙明霍鴻等起

兵以和翟義

師古曰和音胡卧反

相與謀曰諸將精兵悉東京師

空可攻長安衆稍多至且十萬人莽恐遣將軍王奇王

級將兵拒之以太保甄邯為大將軍受鉞高廟領天下

兵左杖節右把鉞屯城外王舜甄豐晝夜循行殿中師古

曰行音下更反十二月王邑等破翟義於圍司威陳崇使監軍

師古曰為使而監軍於外韋昭曰圍故屬淮陽後屬陳留呂靜曰圍音語上書言陛下奉天

洪範心合寶龜師古曰心與龜合也膺受元命豫知成敗咸應兆

占是謂配天配天之主慮則移氣言則動物施則成化

臣崇伏讀詔書下日竊計其時聖思始發而反虜仍破

師古曰思慮也詔文始書反虜大敗制書始下反虜畢斬衆將

未及齊其鋒芒臣崇未及盡其愚慮而事已決矣莽大

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三年春地震大赦天下王邑等還京師西

與王級等合擊明鴻皆破滅語在翟義傳莽大置酒未央宮白虎殿勞賜將帥詔陳崇治校軍功第其高下莽乃上奏曰明聖之世國多賢人故唐虞之時可比屋而封至功成事就則加賞焉至于夏后塗山之會執玉帛者萬國諸侯執玉附庸執帛周武王孟津之上尚有八百諸侯周公居攝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

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蓋諸侯千八百矣禮記王制千七百餘國是以孔子著孝經曰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先王

○宋祁曰邠本先字上有其字

此天子之孝也秦為亡道殘

滅諸侯以為郡縣欲擅天下之利故二世而亡高皇帝受命除殘考功施賞建國數百後稍衰微其餘僅存太皇太后躬統大綱廣封功德以勸善興滅繼絕以永世是以大化流通旦暮且成遭羌寇害西海郡反虜流言

東郡逆賊惑衆西土忠臣孝子莫不奮怒所征殄滅盡

備厥辜天下咸寧今制禮作樂

○宋祁曰越本寧字下無今字

實考周

爵五等地四等有明文

蘇林曰爵五等公侯伯子男也地四等公一等侯伯二等子男

三等附庸四等

殷爵三等有其說無其文

師古曰公一等侯二等伯子男三等孔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監

視也二代夏殷也郁郁文章貌

臣請諸將帥當受爵邑者爵五等地四

等奏可於是封者高為侯伯次為子男當賜爵闕內侯

者更名曰附城凡數百人擊西海者以羌為號槐里以



武為號翟義以虜為號羣臣復奏言太后脩功錄德遠者千載近者當世或以文封或以武爵深淺大小靡不畢舉今攝皇帝背依踐阼宜異於宰國之時制作雖未畢已師古曰已止也宜進二子爵皆為公春秋善善及子孫賢

者之後宜有土地成王廣封周公庶子六人皆有茅土及漢家名相大將蕭霍之屬咸及支庶凡子光可先封為列侯諸孫制度畢已大司徒大司空上名如前詔書太后詔曰進攝皇帝子褒新侯安為新舉公賞都侯臨

為褒新公封光為衍功侯是時莽還歸新都國羣臣復  
白以封莽孫宗為新都侯莽既滅翟義自謂威德日盛  
獲天人助遂謀即真之事矣九月莽母功顯君死意不  
在哀令太后詔議其服少阿義和劉歆與博士諸儒七  
十八人皆曰居攝之義所以統立天功興崇帝道成就  
法度安輯海內也師古曰輯  
字與集同昔殷成湯既沒而太子蚤  
夭其子太甲幼少不明伊尹放諸桐宮而居攝以興殷  
道周武王既沒周道未成成王幼少周公屏成王而居

攝以成周道

師古曰屏猶擁也。○劉敞曰予謂屏者即荀子所言屏成王而及武王屏猶却也。

是以殷有翼翼之化

師古曰商頌殷武之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言商邑禮俗翼翼然

可則傲乃四方之中正也

周有刑錯之功

師古曰謂成康之世囹圄空虛

今太皇太

后比遭家之不造

師古曰比頻也周頌閔予小子之篇曰遭家不造造成也故議者引之

委任安漢公宰尹羣僚衡平天下

師古曰宰治也尹正也衡平也言如稱之

衡遭孺子幼少未能共上下

師古曰共讀曰恭上下謂天地

皇天降瑞

出丹石之符是以太皇太后則天明命詔安漢公居攝

踐阼將以成聖漢之業與唐虞三代比隆也攝皇帝遂

開秘府會羣儒制禮作樂卒定庶官茂成天功

師古曰茂美也

聖心周悉卓爾獨見發得周禮以明因監

李奇曰殷因於夏禮周監

於二

則天稽古而損益焉猶仲尼之聞韶

師古曰孔子至齊郭門之

外遇一嬰兒挈一壺相與俱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曰趣驅之趣驅之韶樂方作孔子至彼而及

韶聞之三月不知肉味言天縱多能而識微也故取喻耳

日月之不可階

師古曰論語載子貢

叙孔子德云它人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又曰夫子之不可及猶天之不可階而升

也非聖哲之至孰能若茲綱紀咸張成在一匱

師古曰論語云

孔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匱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匱進吾往也匱者織草為器所以盛土也言人脩行

道德有若為山雖於平地始覆一賈之土而作不止可  
以得成故吾欲往觀之今此議者云莽脩行政化致於  
太平本由一賈也○劉敞曰予謂此言莽制作已成尚  
有未足欲留之者也當引書云譬如為山九仞功虧一  
篲以解之此其所以保佑聖漢安靖元元之效也今功顯君

薨禮庶子為後為其母總傳曰與尊者為體不敢服其  
私親也攝皇帝以聖德承皇天之命受太后之詔居攝  
踐阼奉漢大宗之後上有天地社稷之重下有元元萬

機之憂不得顧其私親故太皇太后建厥元孫俾侯新

都師古曰建立也元長也謂立為哀侯後明攝皇帝與

尊者為體承宗廟之祭奉共養太皇太后不得服其私

親也周禮曰王為諸侯總纁弁而加環經

師古曰於弁上加環經也

謂之環者言其輕細如環之形

同姓則麻異姓則葛攝皇帝當為功顯

君總纁弁而加麻環經如天子弔諸侯服以應聖制莽

遂行焉凡壹弔再會而令新都侯宗為主服喪三年云

司威陳崇奉行功侯光私報執金吾竇況令殺人況為

收繫致其法莽大怒切責光光母曰女自眦孰與長孫

中孫

師古曰長孫中孫莽子字及獲字也皆為莽所殺故云然中讀曰仲

遂母子自殺及

況皆死初莽以事母養嫂撫兄子為名及後悖虐復以

示公義焉

服虔曰不舍光罪為公義○劉奉世曰莽不服喪亦以示公義

令光子嘉嗣

爵為侯莽下書曰過密之義訖于季冬

張晏曰平帝以元始五年十二

月崩至此再暮年也師古曰虞書放勳乃徂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遏止也密靜也謂不作樂也故莽引之○劉奉世曰平帝崩至居攝之年十二月實三暮非再暮也蓋莽自謂義經過密實非三暮不以二

十五月也或曰此事當在

三年冬誤記於此年耳

正月郊祀八音當奏王公卿

士樂凡幾等五聲八音條各云何其與所部儒生各盡

精思悉陳其義是歲廣饒侯劉京車騎將軍千人扈雲

大保屬臧鴻奏符命

師古曰千人官名也屬車騎將軍危其姓雲其名

京言齊

郡新井雲言巴郡石牛鴻言扶風雍石莽皆迎受十一

月甲子莽上奏太后曰陛下至聖遭家不造遇漢十二

世三七之院承天威命詔臣莽居攝受孺子之託任天

下之寄臣莽兢兢業業懼於不稱

師古曰兢兢慎也業業危也

宗室

廣饒侯劉京上書言七月中齊郡臨淄縣昌興亭長辛

當一暮數夢曰吾天公使也天公使我告亭長曰攝皇

帝當為真即不信我此亭中當有新井亭長晨起視亭



中誠有新井

師古曰誠實也

入地且百尺十一月壬子直建冬

至

師古曰壬子之日冬至而其日當建

巴郡石牛戌午雍石文皆到于未

央宮之前殿臣與太保安陽侯舜等視天風起塵冥風止得銅符帛圖於石前文曰天告帝符獻者封侯承天

命用神令騎都尉崔發等眡說

師古曰眡古視字也視其文而說其意也及

前孝哀皇帝建平二年六月甲子下詔書更為太初元

將元年案其本事甘忠可夏賀良讖書臧蘭臺

師古曰蘭臺掌

圖籍之所臣莽以為元將元年者大將居攝改元之文也於

今信矣尚書康誥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

師古曰孟長也

孟侯者言為諸侯之長也封者衛康叔名

此周公居攝稱王之文也春秋隱

公不言即位攝也此二經周公孔子所定蓋為後法孔

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已解在上

臣莽敢不承用臣請共事神祇宗廟奏言太皇太后孝

平皇后皆稱假皇帝

師古曰共讀曰恭

其號令天下天下奏言

事毋言攝以居攝三年為初始元年漏刻以百二十為

度用應天命臣莽夙夜養育隆就孺子

師古曰隆長也成就之使其長

大也○劉奉世曰此居攝二年冬也至此始請以居  
攝三年為初始元年似是二年冬事疑傳有差誤 令

與周之成王比德宣明太皇太后威德於萬方期於富

而教之孺子加元服復子明辟如周公故事奏可衆庶

知其奉符命指意羣臣博議別奏以視即真之漸矣師古

曰視讀期門郎張充等六人謀共劫莽立楚王發覺誅

死梓潼人哀章師古曰梓潼廣漢之縣也潼音童學問長安素無行好

為大言見莽居攝即作銅匱為兩檢署其一曰天帝行

璽金匱圖其一署曰赤帝行璽其傳予黃帝金策書○宋

祁曰越本邵本云赤帝璽無一行字

某者高皇帝名也書言王莽為真天

子皇太后如天命圖書皆書莽大臣八人又取令名王

興王盛章因自竄姓名

師古曰竄謂厠著也

凡為十一人皆署官

爵為輔佐章聞齊并石牛事下即日昏時衣黃衣持匱

至高廟以付僕射僕射以聞戊辰莽至高廟拜受金匱

神嬪

師古曰嬪古禪字言有神命使漢禪位於莽也

御王冠謁太后還坐未央

宮前殿下書曰予以不德託于皇初祖考黃帝之後皇

始祖考虞帝之苗裔而太皇太后之末屬皇天上帝隆

顯大佑成命統序符契圖文金匱策書神明詔告屬予

以天下兆民

師古曰屬委付也音之欲反

赤帝漢氏高皇帝之靈承

天命傳國金策之書予甚祗畏敢不欽受以戊辰直定

師古曰於建除之次其日當定

御王冠即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號曰

新其改正朔易服色變犧牲殊徽幟異器制

師古曰徽幟通謂旌

旗之屬也幟音式志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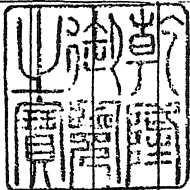
以十二月朔癸酉為建國元年正月之朔

○宋祁曰癸酉字下當有改元二字劉攽曰莽改年為始建國但云建國者誤也皆當有始字

以鷄鳴

為時服色配德上黃犧牲應正用白使節之旄籜皆純

黃其署曰新使五威節以承皇天上帝威命也



前漢書卷九十九上

前漢書卷九十九上考證

王莽傳上家凡九侯五大司馬注師古曰外戚傳言十

侯此云九侯以鳳本嗣禁為侯○

臣召南

按外戚及

元后傳言十侯自元后親屬計之并數定陵侯淳于  
長也此專言王氏故云九侯

安後復徵召之○胡三省曰安定也安後猶言事定後  
也

故事聘皇后黃金二萬斤○胡三省曰据杜佑通典聘

后黃金二萬斤呂后為惠帝聘魯元公主女故事也  
遣大司徒司直陳崇等八人分行天下覽觀風俗○思  
澤侯表王暉閭遷李翕郝黨陳崇謝殷逵並陳鳳是  
八人也

劉歆陳崇等十二人皆以治明堂宣教化封為列侯○  
按陳崇等八人以宣教化封劉歆平晏孔永孫遷以  
治明堂封

時元帝世絕而宣帝曾孫有見王五人列侯廣戚侯顯



等四十八人○胡三省曰見在之王五人謂淮陽王  
續中山王成都楚王紆信都王景東平王開明也列  
侯四十八人謂廣戚侯顯陽興侯寄陵陽侯嘉高樂  
侯修平邑侯閔平慕侯況合昌侯輔伊鄉侯開就鄉  
侯不害膠鄉侯武宜鄉侯恢昌城侯豐樂安侯禹陶  
鄉侯恢釐鄉侯褒昌鄉侯且新鄉侯鯉郿鄉侯光新  
城侯武宜陵侯封堂鄉侯護成陵侯由成陽侯衆復  
昌侯休安陸侯平梧安侯譽朝鄉侯克扶鄉侯普方

城侯宣當陽侯益廣城侯建春城侯允呂鄉侯尚李  
鄉侯殷宛鄉侯隆壽泉侯承杏山侯遵嚴鄉侯信武  
平侯璜陵鄉侯曾武安侯悞富陽侯萌西陽侯偃桃  
鄉侯立粟鄉侯元成金鄉侯不害平通侯且西安侯  
漢湖鄉侯開重鄉侯少柏凡五十人而廣戚侯顯孺  
子之父粟鄉侯元成先已免侯止四十八人耳

當賜爵關內侯者更名曰附城○項安世曰漢人蓋以  
城字解庸也古人庸即墉字後人加土以別之不成

國者謂之附城猶今言支郡為屬城也

以居攝三年為初始元年○通鑑考異曰莽傳作初始  
荀紀及韋莊美嘉號錄宋庠紀元通譜皆作始初

前漢書卷九十九上考證